能改齋漫錄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能改齋漫錄

(三)

吳曾撰

能改齋漫錄卷十三

記事

郎中知制誥

宋景文公帥眞定。時漕使周浩郎中已罷。李維少卿方到。宋公往見。參狀稱運使郎中。李遽曰。我非郎中。辭不受。典賓以情懇宋曰。沿襲前官之誤。願賜矜貸。公題一詩于狀後以遺李。末句曰。若向西清遇榮顯。少卿只合作郎中。李詰其故。宋曰。國朝故事無少卿知制誥者。若當制。卽少卿改授前行郎中。李愧謝之。

吳有方奏神宗宜檢視政事

熙寧七年旱。神宗遣御藥吳有方詣集禧觀設醮。且諭以久旱。齋心致禱。庶有感應。汝宜前期檢視醮科。有方奏曰。臣固當檢視醮科。陛下亦宜檢視政事。帝不悅。翌日帝笑曰。吾昨夜三復汝言。甚當。足見汝之用心。吾已修政事。答天戒。汝更宜爲吾嚴設。有方再拜。往庇事焉。

朝廷曰退宴遊曰歸

陸農師嘗言。禮記。朝廷曰退。宴遊曰歸。蓋在朝廷當以退爲心。在宴遊當以歸爲心。然公之立朝。終以此爲恨。

子衿在鄭詩之末

神宗御邇英閣。問近臣子衿之詩。何以在鄭詩之末。皆莫能對。帝曰。此無他。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鄭郭也。衆再拜呼萬歲。

楊震急逐鶴去

徽宗在藩邸。楊震給侍左右。最爲周愼。嘗有雙鶴降于中庭。左右皆賀。震急逐去曰。是鶴非鶴。又一日。芝生于寢閣。左右復稱慶。震急刈除曰。是菌非芝。由此信任彌篤。

大相國寺額

大相國寺舊榜。太宗御書寺十絕之一。政和中改爲宮。御書賜額。舊榜遂爲高麗使乞歸。其後復改爲寺。御書仍賜今額。

同時位太師

蔡元長語元度曰。弟骨相固佳。但背差薄。腰差細爾。元度笑曰。太師豈可有兩人。其後同時位太師者。公與童貫鄭存道凡三人。

眞宗親爲教授

張侍中耆與楊太尉崇勳、夏太尉守贇俱緣藩邸致位使相。嘗因侍立。眞宗謂曰。知汝等好學文筆甚善。吾當親爲教授。張耆等拜于庭下曰。實臣等之幸也。乃命張耆爲學長。張景宗觀察爲副學長。楊崇勳、夏守贇爲學察。安守中團練而下爲學生。帝授以孝經論語。又教以虞世南字法。時以爲榮。

司戶受節度使節制

文潞公以使侍中留守西洛。時薛适以汾州司戶爲京西漕司帳官。往修謁。典賓請致參。薛怒謂曰。适是漕屬。有何統攝。典賓以告移時。公出據坐。命典賓揖薛庭參。曰。京西帳幹與西京留守卽無統攝。然侍中是河東節度使汾州司戶。合受節制。遂贊謁六拜而退。

賜服帶

元豐官制。寄祿官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緋。皆准式佩魚。未至而賜服。于衙內帶賜。今人爲文。尙仍舊制。云賜三品服賜五品服。非也。又著令。侍郎直學士以上服御仙花金帶。人或誤指爲荔枝。近年賜帶者多。匠者務爲新巧。遂以御仙花枝葉稍繁。改鋄荔枝。而葉極省。非故事。然莫有以爲非者。

王子純免屠城而宋生

樞密王公子純攻洮州。坐于城下。議欲屠城。忽牆圮。有二戎卒操刀嚮公。遽執而戮之。屠城之謀遂決。將及半。有小兒飲乳于亡母之側。公惻然傷悼。禁戢其事。僅免屠焉。是年宋生。

姚雄召故寨主子畢親禮

姚雄初爲將。以女議定一寨主之子。無何。寨主物故。妻及子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計。呼一嫗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嫗云。昔良人官守邊寨。有將姚其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旣喪。無以自存。子方貨餅餌以自給。姚曰。爾向記姚形容否。嫗曰。流落困苦。不復省記。姚曰。雄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

他族。日望壻來。豈以父之存沒爲問邪。嫗泣下。氣咽不語者久之。因留嫗。幷呼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鎭。遂畢其禮。

克寬畏僕郭福

宗室克寬。素不蓄財。惟喜繩索。人呼爲索子太尉。雖暑月裸袒。常腋挾二氈毬。身纏數鐵繩。稍醉。則以鐵繩傷人。家僕郭福。眇小無藝。然克寬常畏之。每在外被酒。擲弄鐵繩。郭福必詬叱使歸。克寬遂拱手還舍。莫測其故也。叔昌與克寬同宅。言之甚詳。必不誣也。

文正公願爲良醫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位相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爲良醫。亦不許。既而嘆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謂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則當然。良醫之技。君何願焉。無乃失于卑邪。公曰。嗟乎。豈爲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大丈夫之于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爲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爲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戾。中以保身長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林績毀張嗣宗妖術印

南劒尤溪林績仁宗時爲吉州安福令。時有張嗣宗者。挾妖術作符籙。自稱漢師君三十三代孫。率其徒

自龍虎山至。謂能卻禍邀福。百姓翕然以從。績視其印文曰。嘻。乃賊物耳。昔張道陵再傳至魯。魯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遂據漢川。垂三十年。方敗于曹操。而歸陽平關。此印所以有陽平治都公之文。今有道之世。詎容妖賊苗裔。公肆誣罔以害吾治邪。于是收治之。聞于朝。毀印而江左妖學遂息。

罷舍法卒如黃裳言

黃冕仲尚書。當徽宗之初。蔡元長議欲推行太學舍法于天下。裳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若遵祖宗舊章。以科舉取士。其後公私繁費。人不以爲便。罷之。卒如公言。

賜藏書閣名稽古

大觀三年九月乙丑御筆。比聞諸路州學有閣藏書。皆以經史爲名。方崇八行以迪多士。尊六經以黜百家。史何足言。應已置閣處。可賜名稽古。

詔所在置教授

大觀四年八月詔。所在學生及五百人以上。許置教授二員。其不及八十人者不置。以本州見任有出身官兼領。

復曾布蔣之奇資政學士

大觀四年十月聖旨。曾布蔣之奇初雖異論。中間曾開陳紹述。可特追復資政殿學士。

乞編皇宋政典

大觀四年十一月。尚書右僕射張商英奏乞編集熙寧元豐政事。號曰皇宋政典。爲萬世不刊之書。奉聖旨依。

詔禁外製衣裝

大觀四年十二月詔。京城內近日有衣裝雜以外裔形製之人。以戴氈笠子。著戰袍。繫番束帶之類。開封府宜嚴行禁止。

禁淫哇聲

政和三年六月。尚書省言。今來已降新樂。其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研鼓十般舞之類。悉行禁止。

御賜酒名清醑

政和三年六月。鄭紳奏以皇后弟許造酒。元名坤儀。欲乞別賜酒名。奉御筆賜名清醑。

御筆宮觀寺院不得稱主

政和三年六月御筆。天下道士不得稱宮主觀主。並改作知宮觀事。女冠准此。僧尼不得稱寺主院主庵主供養主之類。並改院主作管幹院事。副作同。供養主作知事。庵主作住持。餘皆以此改定。

奏禁止聖名字

政和八年五月。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欲望凡以聖爲名字者。並行禁止。奉聖旨依。

禁名意僭竊

政和八年七月。迪功郎饒州浮梁縣丞陸元佐上書。竊見吏部左選有徐大明者。爲曹官。有陳丕顯者。爲教官。蓋大明者文王之德。丕顯者文王之謨。又況大明者有犯神明館御殿。臣故曰。有取王者之實以寓其名。竊見饒州樂平縣有名孫權者。浮梁縣有名劉項者。臣故曰。有取霸者之跡以寓其名云云。昔元祐間。文彥博之子守河陽。作堂以迎彥博之來。蘇軾名其堂曰德威。蓋取書德威惟畏之意。言者以謂德威惟畏乃堯事。不當以此名其堂。皇祐中。御筆賜蔡襄字君謨。後唱進士第日。有竊以爲名者。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更改。恭覩政和二年春賜貢士第。當時有吳定辟魏元勳等十餘人名意僭竊。陛下或降或革。奉御筆陸元佐所言。可行下。逐處并所屬令改正禁止。

禁瀆侮混元皇帝名

政和八年八月御筆。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名耳。并字伯陽及諡明。見今士庶多以此爲名字。甚爲瀆侮。自今並爲禁止。

詔學者治御注道德經

政和八年詔。有司使學者治御注道德經。閒于其中出論題。

詔史記陞老子傳爲列傳首

政和八年詔。史記老子傳。陞于列傳之首。自爲一帙。前漢古今表。敍列于上聖。其舊本並行改正。

詔學生添大小經及增置士名分入官品

政和八年御筆。黃帝老子堯舜周孔之教。偕行于今日。可令天下學校諸生。于下項經添大小一經。各隨所願分治。大經黃帝內經道德經。小經莊子列子。自今學道之士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爲大經。莊子列子爲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爲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正五品。高士。從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從六品。方士。正七品。闕士。從七品。居士。正八品。逸士。從八品。隱士。正九品。志士。從九品。

詔禁以天字稱

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眞。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悉命革而正之。然尙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一禁約。依奏。

討論履制度

政和八年十二月。編類御筆所禮制局奏。今討論到履制度下項。絇。履上飾也。繶飾底也。純。緣也。綦。履帶也。古者舄履各隨裳之色。有赤舄。白舄。黑舄。今履欲用黑革爲之。其絇繶純綦。並隨服色用之。以倣古隨裳色之意。奉聖旨依議定。仍令禮制局造三十副。下開封府給散鋪戶爲樣制賣。禮制局奏。先議定履各隨服色。緣武臣服色。止是一等。理宜有別。奉聖旨。文武官大夫以上。四飾全。朝請武功郎以上。減去一繶。純。並稱履。從義宣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減去二繶。純。並稱屨云。

封羅漢作應眞

政和八年御筆。羅漢已改爲無漏和尙。未加封爵。可封作應眞。

詔東宮講讀官罷讀史專以經術

政和四年詔令東宮講讀官罷讀史專一導以經術迪其初心開其正路庶遵王之道而不牽于流俗焉

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書啓簡牘樂語

政和四年臣僚上言欲望應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書啓簡牘樂語之類庶幾日力有餘辦舉職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奉聖旨依嘗聞陳瑩中初任潁昌教官時韓持國爲守開宴用樂語左右以舊例必教授爲之因命陳陳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撰俳優之文公聞之因遂薦諸朝不以爲忤

唐元結名

嘗有臣寮上殿徽宗問唐元結名之所自奏曰一元之氣融而爲江河結而爲山嶽

契丹之法

司馬文正公言契丹之法有簡要可尙者將戰則選兵爲三等騎射最精者給十分衣甲處于陣後其次給五分衣甲處于中間其下者不給衣甲處于前行故未嘗教閱而民皆習于騎射又民爲盜者一犯文其腕爲賊字再犯文其臂三犯文其肘四犯文其肩五犯則斬不須案籍而罪不可掩

河中府浮橋

河中府河有中潬其上有舜廟及井唐明皇始爲浮橋鑄鐵爲牛有鐵席席下爲鐵柱埋之地中以繫橋紅張燕公爲之贊自是橋未嘗壞慶歷以前河水數西溢浸朝邑民苦之屢請塞堤蔣希魯知河中府始

塞之。自是每歲繕修西堤。及劉元瑜知河中府。河水大漲。不得決泄。橋遂壞。鐵牛皆拔。流數十步。沈河中。中潬亦壞。自是不能復修。津濟阻礙。人畜數有溺死者。英宗時。有眞定僧懷昺請于水淺時以絚繫牛于水底。上以大木爲桔槹狀。繫巨艦于其後。俟水漲。以土石壓之。稍稍出水。引置于岸。每歲止于出一牛。至治平四年閏三月。新橋乃成。然中潬亦終不能立也。賜轉運使張燾等獎諭。其僧亦賜紫衣。

樊知古薦河北令簿

查道。江寧人。文徽之後。少貧。太宗時進士及第。在河北爲主簿。廉介。與妻採野蔬雜米爲簿粥以療饑。稅過期不辦。州召縣吏悉枷之。既出門。他吏皆脫去。道獨荷之。自下鄉督稅。鄉之富民盛具酒饌以待之。道不食。杖其富民。于是餘民大驚。逋稅立辦。道不勝貧。與妻謀欲去官歸賣藥。會樊知古爲河漕。素知道節行。欲薦之。道辭以與本縣令葉齊知古曰。令素所不識也。道曰。公不薦令。道亦不敢當公薦也。知古不得已。兩薦之。齊改京官。兼館職。道改曹州節推。後登制科。眞宗時。爲待制八年。知虢州卒。

劉師道解王文穆罪文穆復師道職

司馬文正公云。太宗末。民間積欠甚多。眞宗初。王文穆公請除之。上曰。先帝積年不除。而朕除之。彰先帝不愛民也。文穆曰。先帝非不知此欠當除。留之以遺陛下。使結民心耳。上悅從之。澶淵之役。萊公欲因事誅文穆。密學劉師道力解之于上。乃得免。師道坐屬其弟于陳堯咨。以鍼刺試卷爲驗。得及第。謫官久之。知潭州。文穆秉政。復其舊職。方且進用。會病卒。

李端懿端愿問卜人壽

李端懿端愿問卜人李易簡曰。富貴吾不憂。但問壽幾何。易簡曰。二君大長公主之子。生而富貴。窮奢極欲。又求長壽。當如貧者何。造物者如此無乃大不均乎。遂不與卜。

眞宗書魯宗道剛直于殿柱

魯簡肅公宗道。仁宗時參政事。京師富民陳子城毆殺磨工。初有詔立賞追捕。數日。中旨罷之。魯公爭于簾前曰。陳某家豪。不宜保庇。章獻怒曰。卿安知其家豪。魯公曰。若不家豪。安得關節至禁中。章獻默然。眞宗素賞魯之剛直。書魯宗道于殿柱。故章獻拔用之。

司馬光近于迂闊

神宗嘗謂呂正獻公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呂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

滕宗諒興湖學

滕宗諒知湖州。興學。費民錢數千萬。役未畢而去。或言錢出入不明者。通判以下不肯簽簿。胡武平宿來繼守而言曰。滕侯所爲非是。諸君奚不早言。候其去乃非之。豈分謗之意乎。于是衆聞其言皆慙而簽簿。卒成其業。

劉沆開遺張友直珠冠書

劉貢父云。張鄧公當國。有遺其子友直珠冠者。使者不能徑通。劉相沆謂曰。我識學士。我爲汝通之。因以歸。破其書。別錄一通。用己圖書印之。留其眞本。又于珠冠之角。小書己名。乃復封題如舊。以授使者。使自通之。他日以語友直。友直大驚。劉時權三司判官。尋卽眞。俄知制誥。

金像

天聖中爲玉皇像。用金三千兩。至和初爲眞宗像。用金五千兩。時又欲爲溫成像。臺諫上言。乃止。

英宗山陵不及嘉祐十分之一

陝西之民。供英宗山陵之役。不比嘉祐十分之一。韓子華曰。非上旨丁寧。不能如是。歐陽文忠公曰。上云。朕成先帝之志。天下必不以朕爲不孝。

熙寧月俸

唐子方謂。熙寧先年。京師百官月俸四萬餘緡。諸軍十一萬緡。而宗室七萬餘緡。其生日折洗昏嫁喪葬四季衣不在焉。今則不同矣。

陳洪進子以白金賂改父謚

陳洪進請謚于朝。胡旦揚言曰。宜謚忠靖。忠靖乃下軍之名。其子慚懼。賂以白金數鎰。乃改之。

劉庠言魯公之短

熙寧元年。劉司諫庠將使契丹。刑部覆官十餘人謁辭。庠于廣坐揚言曰。七十致仕。禮之正也。當自大臣

爲始。又言魯公之短。且曰。俟還日當併言之。庠還。未至京師。一日。加集賢殿修撰。充河東轉運使。卽無言矣。

王荊公司馬文正議省辭郊賚

熙寧元年。兩府辭郊賜。王荊公以爲兩府郊賚不多。減之未足以富國。今軍人郊賚不能減。而徒減兩府。失大體。兩府果能益國。雖增祿十倍。不足辭。苟爲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司馬文正曰。方今國用窘竭。非痛裁省浮費。不能復振。苟裁省。不自貴近始。則在下不服。臣非謂今者得兩府郊賚能富國也。欲陛下以此爲裁省之始耳。且陛下彊裁省之。則傷體。今大臣以河北災傷憂公體國。自求省郊賚。從其請。所以成其美。何傷體之有。且陪祀無功云云。荊公曰。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財者。何患不富。文正曰。善理財者。不過浚民之膏血耳。神宗令且爲不允詔。會荊公當直。遂以其意爲之。予以爲荊公之意乃唐常袞之言。

英宗壁書師說六箴

英宗在藩邸多隱德。宗婦既寡不能自存者。密使人賙之。不令兄弟知也。壁書韓退之師說及吳仲卿宗英六箴以自戒。

置天下常平官

神宗熙寧二年。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常平廣惠倉。相度農田水利差役利害二員。以朝官爲之。管幹一員。以京官爲之。小路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

赦官吏失入死罪

熙寧二年赦。今後官員失入死罪。一人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編管。胥吏一人千里外編管。二人遠惡州軍。三人刺配千里外牢城。自後法寖輕。第不知自何人耳。

守正不阿爲賢用人當用君子

神宗嘗問司馬文正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爲賢。公曰。結宰相固爲姦邪。然希意迎合。觀人主趨向而順之者。亦姦邪也。唯守正不阿乃爲賢耳。上曰。兩府孰可留。孰可去。孰可用。公曰。此乃陛下威權所當采擇。小臣豈敢預聞。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徑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不當用小人。

宋主辰晉主參

劉器之語錄云。太祖初爲歸德軍節度使。實在宋。故國號宋。且河東乃晉地也。昔高辛氏遷閼伯于商邱。主辰。今應天府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今太原府是也。且參辰不相能久矣。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幷州。不加以府號。蓋有深意也。以上皆劉說。予案仁宗時。韓魏公奏幷州宜立軍名。立戟。置鼓角。胡文恭公宿武平上言。以爲宋主辰。晉主參。參辰不兩盛。不可許。至嘉祐四年。復爲太原府河東節度。乃知器之之意本于胡武平而器之未始知之也。

歐陽公多談吏事

張芸叟言。初遊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張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

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偏小尙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年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公此語至老不忘是時老蘇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問之則答曰我于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潘溫叟醫

潘景宇溫叟崇寧間以醫稱視古無愧虞部員外郎張咸其妾孕五歲而不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而不育團練使劉彝孫其妾孕十有四月而不育溫叟視之曰疾也凡醫曰孕者非也于是作大劑飲之咸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三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彝孫妾墮大蛇猶蜿蜒不斃又屯田郎中張諤妻年四十而天癸不至溫叟察其脈曰明年血潰乃死既而果死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歌謳飲酒晝不能食者已三歲溫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沮飲酒益怠而歌謳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若疾雖衰而未愈也倘夢男子青巾而白衣者則愈矣後果夢輒能食其他所治若此甚衆

下蜀轀重百里不絕

王師下蜀。時護送孟昶血屬輜重之衆。百里不絕。至京師猶然。詩人李度作平蜀詩。略曰。全家離錦水。五月下瞿塘。繡服青蛾女。雕鞍白面郎。纍纍輜重遠。杳杳路岐長。

御親賜帶花

眞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公堯叟爲東京留守。馬公知節爲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宣入後苑亭中賜宴。出宮人爲侍。眞宗與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續有旨令陳盡去所戴者。召近御座。眞宗親取頭上一朵。爲陳簪之。陳跪受。拜舞謝。宴罷。二公出。風吹陳花一葉墮地。陳急呼從者拾來。此乃官家所賜。不可棄。置懷袖中。馬乃戲陳云。今日之宴。本爲大內都巡檢使。陳云。若爲大內都巡檢使。則上何不親爲太尉戴花也。二公各大笑。寇萊公爲參政。侍宴。上賜異花。上曰。寇準年少。正是戴花喫酒時。衆皆榮之。

致仕文吏當養其廉恥武吏當任其功舊

仁宗時。吳奎包拯建言。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案籍舉行。胡武平宿以爲文吏當養其廉恥。武吏當任其功舊。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言而全其節。朝廷至今行之。

唐宋運漕米數

唐居長安所運米數。天寶中二百五十萬石。大中中一百四十萬七千八百八十六石。蓋唐自大中以後。諸侯跋扈。四方之米漸不至故耳。惟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以此知本朝取米于東南者爲多。然以

今日計。諸路共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則江西所出爲尤多。

鑄錢費多得少

予嘗爲鑄錢司屬官。凡三年。其利病尤悉。蓋費多而得少。其後入玉牒所爲檢討官。見紹興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臣僚上言。九路坑冶鑄錢司。竊聞虔饒兩州。自紹興元年至今。其起發過一十二萬二千餘貫。用本錢及官兵應干請給。總用二十五萬八千餘貫。卽是費官錢蓋三之二。使有利害。亦當條具措畫以聞。豈容置一司養官吏。無益而有損哉。此提點鑄錢不職也。以此知利害尤分明。而議者以爲不可罷者。恐錢少故也。然大槩所獻于朝廷者。新錢常少。舊錢常多。紹興丙子。沈相當軸。以其弟嘗爲使者。悉其事。遂罷之。未及三年。當己卯歲。沈去國。朝廷復建司置官。不知又何耶。予案唐德宗紀。建中二年。判度支韓洄奏請于商州紅崖冶洛源監置十鑪鑄錢。江淮七監。每鑄一千。費二千文。請皆罷。從之。予然後知鑄錢之弊。古今同之。會當有建白于朝。依唐故事罷之爲善。

蔭子法

國朝蔭子法。初遇郊恩。止得蔭子。不及他親。元祐中。山谷官應任子。特請于朝。舍子而先姪。後遂爲故事。

司馬文正除李公擇息貪吏掊克之心

襲深之言。司馬文正作相。除李公擇爲戶部尚書。門人問曰。公擇文士。恐于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謂朝廷急于利久矣。舉此人爲戶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息貪吏聚斂掊克之心。

以程氏禮用尹德充

待制尹德充焞幼事伊川先生初業進士應舉策問議欲誅元祐名公卿得罪于朝者尹嘆息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終對而出且告于程氏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紹興五年從臣有言尹宜用者遂以用程氏禮宣教郎崇政殿說書處之且除祕書郎時年七十七矣未幾除祕書少監賜緋衣銀魚象笏求去益堅除太常少卿兼說書又除權禮部兼侍講進官通直郎而尹病不能朝遂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九年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致仕進官奉議郎而卒葬會稽有奉詔解論語行於世

開封地識

向文簡公父爲母求葬地時開封城外有地識曰綿綿之岡勢如奔羊稍前其穴后妃之祥術者以穴在一小民菜園中向恐民不肯與因夜葬其地民以向橫訴于府府尹令重與之價仍不廢其菜次年向遂生文簡公欽聖后文簡孫也

儒冠多誤身

呂居仁云元祐中諸院族人居榆林甚盛嘗一日同遊西池有士子方行觀歎曰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從叔叔巽應聲答曰秀才汝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也士子甚驚歎

章子厚與叔安仁令書

章申公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曰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遊士有禮而不與之

交私．一切守法．而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辦也．

能改齋漫錄卷十四

記文

傀儡起於王家

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曰。東坡曉往迓其歸。置酒相勞。各舉令爲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軍節度使制首句云。具官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蓋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賦長嘯卻邊騎

范蜀公少時。與宋子京同賦長嘯卻邊騎。蜀公先成。破題云。制動以靜。善勝不爭。景文見之。於是不復出其所作。潛於袖中毀之。因謂蜀公曰。公賦甚善。更當添以二者字。蜀公從其說。故謂之制動者以靜。善勝者不爭。然景文賦雖不逮於蜀公。他人亦不能到。破題云。月滿邊塞。人登戍樓。眞奇語也。

邵康節贊王通

司馬文正示康節以王通傳。康節贊之曰。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譏。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所非。棄其所是。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其廢是。瑕不掩瑜。雖未至聖。其聖人之徒歟。

馮丞相用李泰伯語

李泰伯潛書。其一曰。孔子之言滿天下。孔子之道未嘗行。簠簋牲幣。廟以王禮。食其死不食其生。師其言不師其道。得其言者爲富貴。得其道者爲餓夫。馮當世丞相有答伯庸詩云。孔子之文滿天下。孔子之道滿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爲餓夫。馮用泰伯語也。

呂與叔克己銘

呂大臨與叔。微仲丞相弟也。爲克己復禮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內發。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蠢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孰敢侮予。且戰且來。勝私窒欲。昔爲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窒我室廬。婦姑勃蹊。安敢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疴痒疾痛。舉切其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鄧安惠表啓

鄧安惠自翰苑出守成都。謝表云。捫參歷井。方知蜀道之難。就日望雲。已覺長安之遠。用太白語。又嘗有啓云。三山已到。輒爲風引而還。九閽神遊。不覺夢驚而失。前輩文采風流。蘊藉如此。

黃麗至豫章先狀

崇寧中。高麗自明州海道入貢。偶乘風自江路至豫章。其先狀云。泛槎馭以尋河。遠朝天闕。望桃源而迷路。誤入仙鄉。自驚漂泊之餘。獲奉笑談之雅。

任忠厚投時相啓

任敦夫忠厚。元祐紹聖間有聲太學。後坐上書入籍。留落不調者久之。有投時相啓云。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岸側沈舟。坐閱千帆之過。

蘇景謨詩啓

衣冠晨集烏衣巷。旌旆春生綠野堂。蘇景謨詩也。又有啓云。珠璧之投甚暗。詎免驚疑。農馬之智非專。誤勞訪問。

黃公孝師右軍筆法

仁宗時。太常博士黃公孝先有詩名。尤工字學。常師右軍筆法。深得其妙。每曰。學書當先務眞楷。端正勻停。而後饒得破體。破體而後饒得顛草。凡字之爲體。緩不如緊。潤不如密。斜不如正。濁不如清。右欲重。左欲輕。攷之古人蹤跡。其言不妄也。

東坡銘李伯時洗玉池

東坡有李伯時洗玉池銘。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其後得伯時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蓋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馬臺石。愛而致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而謂之曰。斲石爲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旁。予爲子銘其脣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六雙。琥璩三鹿盧帶鉤琕琫瑞琭柽水蒼佩螳螂鉤佩柄珈瑱琪璧是也。伯時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卽其家訪之。得於積壤

中。其子碩以時禁蘇文。因潛磨去銘文。以授使者。于是包以裍褥。棲以髹匣。舁致京師。置之宣和殿。十六玉唯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東坡銘刻與伯時序跋。昔有而今亡。而池亦歸天上。惜其本末不著。後世將有讀坡銘而不能曉者。因具於此。陳峽州卽陳彥點字子眞。自號懶散云。

武后製賜狄仁傑袍金字

新唐史狄仁傑傳。載仁傑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其十二字史不著。予案家傳云。以金字環繞五色雙鸞。其文曰。敷政術。守淸勤。昇顯位。勵相臣。乃命錄之。新史不惟不著十二字。雖五色雙鸞亦不錄也。家傳云。喪親。有白烏連理枝繞于墓側。新史止云有白鵲馴擾之祥。

曲如鉤例封侯

崔善爲爲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胷前別有頭。新唐史止云曲如鉤例封侯而已。

舉酒行令

陶穀使越。錢王奉之甚渥。因舉酒行令曰。玉白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應聲曰。口耳王。聖朝天子要錢塘。

恩袍色動仙籍香浮

仁宗賜進士及第詩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黃冕仲謝及第啓全用以爲一聯云。恩袍色動。迷芳草之依依。仙籍香浮。惹春風之拂拂。東坡戲之曰。好作聞喜燕酸文。

浯溪銘

湖南浯溪在永州北一百餘里。流入湘江。其溪水石奇絕。唐上元中。邕管經略使元結罷任居焉。以其所著中興頌刻之崖石。撫州刺史顏眞卿書。結復爲浯溪石堂西峯四獻亭銘。皆刻於崖上石。本朝乾德中。左補闕王伸來知永州。維舟於此。留詩。元公序云。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於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愛之。故命曰浯溪。銘於溪口。銘曰。湘水一曲。淵洄倚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門如何。巉巉雙石。臨彼淵岸。夾溪絕壁。水石尤怪。石文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蓋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王伸詩云。湘州佳致有浯溪。元結雄文向此題。想得後人難以繼。高名長與白雲齊。

包孝肅公家訓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刋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

何丞相賀巡幸還京表

靖康元年春。徽宗巡幸淮泗。將還京闕。禮部郎中劉觀代宰臣賀表云。漢室太公。本是逢蒿之叟。唐朝肅帝。殊非揖遜之人。何丞相文縝以其語太朴。因改云。擁篲迎門。陋未央之末禮。御鞍馳道。笑至德之未情。

仕有五癡說

龍圖梅公摯景祐初以殿中丞謫知昭州嘗著瘴說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繆乎其後鄒道鄉志完元符中謫昭州因其說以爲詩曰五瘴作詩雖不染一篇留誡指其然謂是也徐師川建炎避地至昭州感二公遺跡作詩云正言鄒子獨留名法從梅公尙有亭藥是苦言能治瘴竹生屈曲坐看經風前雲似秋前赤雨後山能燒後青戀土懷鄉頻作惡懷賢感舊歎飄零竹生屈曲坐看經者蓋道鄉昔寓居閣上忽於佛前地生五筍甚可愛地主云閣成今十年隱築堅實溝塹深闊未嘗有此州人傳之咸謂吉祥以爲爲道鄉發也道鄉因詩云基創於今正十年不容山竹暗行鞭森然五筍自何出盛矣一邦相與傳

王履道詩文警策

黃季岑云王履道詩直須刺著天公眼便遣雷霆下取將是能讀倚相三墳五典之書且盡識建章千門萬戶之制又順斗杓合宮之政分方調文鼎之神金篆浮波河伯順流而聽命瓊科宣籙清華止晝以臨壇又鳳鞋微露綉幫相皆其警策也

追贈陳瑩中葛魯卿文

譚彥成追贈陳瑩中云汲黯何爲坐息淮南之變鄭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葛魯卿云夷攻平日素絲之

節無聞。坐廢累年。白首之言猶在。吳正仲別何文縝。但云。切須念第一。莫打罵長行。

大遼使謝賜柑表

崇寧三年。大遼賀生辰使至。賜宴且賜柑。有謝表云。聘禮適陳。祝帝齡於紫闕。恩華固異。錫仙實於公郵。方厥包來貢之期。捧茲德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清霜。雲液盈盤。挹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遑於遺母。楓朝切願於獻君。感德滋深。諭言罔既。

胡少伋夢書八句頌

胡少伋夜夢遊一寺。與勒和尙衲僧六七人共步長廊。少伋手持長鑱。劃青方石。如錐畫沙。書六句頌云。我行世間。多動少息。暫休寶坊。萬慮入寂。明日出山。八面受敵。勒和尙隨句微吟。旁皆太息。中有一僧云。萬慮入寂句法甚勝。明日出山是將動邪。似覺復寐。自理前頌。增住爲主人。動轉爲客兩語於出山句上。廣爲八句。

東坡四言

吟哦傲兀。仰晤巖月。遇巇迎崖。銀釗玉齕。龜鼉噞喁。雁鶩鵁鶄。臥玩我語。聱牙戛巢。右江行見月四言也。江郊葱蘢。雲水蒼絢。碕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開宴。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游哉。玩物之變。右江郊四言也。皆東坡作。

東坡戲書

葑草尙能攔浪。藕絲不解留連。此一聯東坡在黃時戲書也。又云。湖上秋風聚螢苑。門前春浪散花洲。王文甫所居在黃之東湖。卽武子故居。宅枕大江。卽散花洲也。東坡屢過其家。戲書此。

選官改定方澤儀安等曲

宣和四年。校書郎韓迪撰方澤儀安之曲。著作佐郎吳次賓撰社稷安寧之曲。校書郎艾晟撰感生帝大安之曲。校書郎趙永裔撰帝貺景安之曲。正字李舜由撰充國公成安之曲。臣寮上言曰。謹案爾雅曰。卉者、蓋總草之名也。今方澤儀安之曲乃曰。蔽芾之棠。合併爲一。遐方來歸。茲卉是式。然則謂木爲卉。可乎。詩曰。爲絺爲綌。蓋精者爲絺。麤者爲綌。今社稷寧安之曲乃曰。求福生民。表功社稷。曰舞以帗。曰冕以綌。然古有絺冕。若以爲絺。則字爲失律矣。感生帝之詩有曰爲赤熛怒者。帝神名也。祭之輒斥其名。何邪。帝貺之詩有曰祀彼顯相者。羣臣相其祀事也。謂之祀彼顯相者。又何人邪。甚者樂不用中聲久矣。而其詩猶曰於論中聲。豈不悖乎。奉聖旨。令尙書皆措置。選官改定。元撰方澤儀安等曲官。除趙永裔已罷館職外。餘幷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其後艾晟進狀辨正。係道經靈寶經云。南方赤靈帝君。名同浮極炎。字赤熛怒。唐開元禮立夏祀赤帝祝文。敢昭告於赤帝赤熛怒等事。恭奉聖旨。前降送吏部指揮。與改正。別與差遣。

胡舜陟非顏岐撰制辭

靖康元年四月。顏岐賜出身。除中書舍人。殿中侍御史胡舜陟指岐之非云。其草晁說之中書舍人辭云。

知世掌美。又潤色於絲綸。用杜甫詩欲知世掌絲綸美之句。今日知世掌美。成何等語邪。除孫傳侍讀云。朕念元子出就外傅。從學之始。左右前後。羽翼既多。宜得知孔氏正道者以表率之。此東宮辭也。傳已罷東宮官矣。勸讀而爲此語。豈非昏繆之甚。郡守、承流宣化也。懷安雷安國再任。乃云宣流河內。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除錢伯言知眞定。乃云增籌幄之勝。至若除程瑀正言曰。送麗使金士望甚休。許景衡兼太子諭德曰。日靜身安。李旦除屯田員外郎曰。稍遷應宿之郎。增耀起工之部。王雲出守曰。昔自瑣闥之拜。肅持金國之書。其辭不典。如此奉聖旨。岐罷中書舍人。

劾張文潛謝表不欽

張文潛、崇寧元年復直龍圖閣。知潁州。謝表云。我來自東。每兢兢而就列。炊未及熟。又孳孳以告行。臣僚上言云。我來自東。是爲不欽。豈有君父之前。輒自稱我。雖至親不嫌於無欽。有時而爾汝。然非謝表所可稱之辭。雖數更赦宥。不可追咎。亦不可不禁。如今後有犯者。仰御史臺卽時彈劾。

奪范純仁謚忠宣議

崇寧二年六月。臣寮上言。范純仁謚曰忠宣。其謚誥去年已追奪。幷元定議覆議官各已罰銅十斤。今節錄謚議如後。攷功員外郎鄧忠臣議。有曰。每思捐身而獻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定傾。寧惜跋前而蹇後。又曰。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可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徇公

忘己。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知草莽。紈蘭澤畔。更甚屈原之悲。占鵩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抉浮雲之蔽。趣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奉聖旨。權發遣汝州。鄧忠臣差管幹南京鴻慶宮。

翟公巽作文艱得

葉少蘊云。翟公巽作文艱得。然得必奇也。在西掖時。以草辭遲罰銅。崇寧閒。與予同在試院。逼晚商量作策題。以冗官爲問。及曉問之云。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樂仕進。可爲朝廷慶者一。可爲有司慮者二。雖止四句。然實佳作也。

林希草陸農師曾子開被謫辭

紹聖初。陸農師曾子開俱以曾預修神宗實錄被謫。中書舍人林希子中草辭云。謂爾同爲謗訕。則于今具臺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人以爲得實。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樸實。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又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爲格言。

答劉保衡投進古器詔

大中祥符五年。南康軍建昌縣李士衡莊。遇晦冥。卽光彩出沒。一夜。雷電風雨暴作。翼旦。山折泉湧。急流

中得一古器。篆文款識甚奇。太守劉保衡指以爲鼎。投進。答詔云。眷彼名區。出茲古器。既瑰奇而有異。爰貢奉以斯來。省閱之餘。嘉尙良切。保衡繪形刻石尙在。今觀石刻。制作精巧。正古酒爵。非鼎也。當時失於稽攷。故詔書亦但言古器云。

歐陽公投肯內翰啓

歐陽文忠少時猶未知名。以文編投內翰肯公偃。且有長牋。所謂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是也。集嘗載之。今不錄。肯公有啓謝歐陽秀才云。伏蒙眷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之長牋。爲贊者。恭以某人象輿異稟。龍輔至珍。奉弈世之詒謀。克隆堂室。傾羣言之妙旨。深達淵源。服膺聖域以惟勤。躡足俊躔而迴異。敏學該乎變貫。英識極於覃研。秉節高奇。發淸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臺。飄飄之逸思無窮。籍籍之芳塵自遠。偶衂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誤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睟表。遽捧雄編。恣探賞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絢於道德。高義薄於雲天。飛染遒麗以盈箱。雕繢紛華而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止一章。贊沈賦之碰星。豈惟數句。固將備西崑之玉府。奚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難能。誠哉可貴。雖亭衢自致。靡資左右之先容。而石路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歐公得之。又爲長牋以謝之。不載諸集。今錄於此云。右某啓。昨贊蕪音。仰塵紬几。載形答復。深極褒稱。弊帚無容。愧藏家而自享。重言外獎。於尺牘以必珍。始繩穿而匣開。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至矣聞音。退揆頑疏。陰加震疊。竊以昔者魯衰垂乎一字。寵極於華章。汝月更乎坐評。目成於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爲榮。獲江左之筆蹤。則神明之

來復。至有不喜人事。常堆案而弗酬。靡答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緌鳴玉之彥。蘭臺金馬之英。品風流坐正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貴。俯存寒素之目。毋密謦欬之音。兔墨流英。洒鴻都百金之筆。犀談對客。發荊州一日之函。有煥私藏。因爲殊遇。某倥蒙惟舊。檢操弗支。乏沃若之軒髦。有尾兮之長醜。顧右臂而爲彈。早歎齒疲。雖左肘之生楊。徒能殫化。爰以自童髮之交。翦浴聖日之光華。勉紹箕裘。懼墮門素冠乎枝木。莫踐化人之場。鈍若神槌。爰對囊錐之穎。一昨與偕外計。續食縣官之郵。召詣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里貶於素論。篋衍弃於祭芻。委末路而弗振。與清塗而自隔。然或鼓舞至化。呻吟變儒。效騷人之鬱抑。慕漳濱之模楷。品之上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宮商。宜遠慚於孫賦。奚辨麗而可紀。徒骯髒以興譏。何弗避於詆訶。輒外彰於嗤笑。雖踶跂短韻。殆無取於繫轅。盧胡見始。乃自珍於乾璞。所期用覆醬瓿。譬十年之練都。投置皮箱。資一笑於相樂。伏蒙某官憫屯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優。醜以愛忘。音緣賞奏。許上修名之謁。獲伸拜德之恭。後堂執經。飫陪一肉之賜。西齋坐宴。密親三雅之歡。執如意以指揮。務車轂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之成珍。指顧飛沈。盼睞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涯。而復俾十倍而增榮。示一嗛而爲美。當黯閣之多暇。杜虞筆以爲文。縟旨星稠。箋牋雲落。布帛之言。甚暖暴以秋陽。齒牙之論。所加重於大呂。譬以明月闇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入耳。謹當納藏行篋。歸耀當閭。襲以十緡。爲天下之至寶。脫復一讀。解體中之不安。貴洛陽而爭傳。與吳刀而共布。隱恩所及。頂踵奚勝。

曾子固懷友寄荊公

王荊公初官揚州幕職。曾南豐尚未第。與公甚相好也。嘗作懷友一首寄公。公遂作同學一首別之。荊公集具有其文。其中云。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躋乎中庸而後已云云。然懷友一首。南豐集竟逸去。豈少作刪之邪。其曰介卿者。荊公少字介卿。後易介甫。予偶得其文。今載此云。聖人之於道。非思得之而勉及之。其閒於賢大遠矣。然聖人者。不專己以自蔽也。或師焉。或友焉。參相求以廣其道而輔其成。故孔子之師。或老聃郯子云。其友或子產晏嬰云。師友之重也。聖人然爾。不及聖人者。不師而傳。不友而居。無悔也希矣。予少而學。不得師友。焦思焉而不中。勉勉焉而不及。抑其望聖人之中庸而未能至者也。嘗欲得行古法度士與之居游。孜孜焉攷予之失而切劘之。庶於幾而後已。予亦有以資之也。皇皇四海。求若人而不獲。自得介卿。然後始有周旋激懇摘予之過而接之以道者。使予幡然其勉者有中。釋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使得久相從居與游。予知免於悔矣。而介卿官於揚。予窮居極南。其合之日少而離別之日多。切劘之效淺。而愚無知易懈。其可懷且憂矣。思而不釋已而敍之。相慰且相警也。介卿居今世。行古道。其文章稱其行。今之人蓋希。古之人固未易有也。爲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介卿家。

陳師道春秋索隱

館中有陳師道春秋索隱三卷。士大夫以爲陳無已所作。非也。師道建安人。仕至殿中侍御史。呂南公所謂深於春秋。蓋與泰山孫復齊能。而師道仕望並高。故不倚經以名者也。

孫仲益謝郡官啓

靖康元年殿中侍御史孫仲益覩以論事不合罷出知和州填見闕和州已遣接人到臨淮遂舍舟由陸行三百里至滁之全椒而交代趙子崟乃移文及書說韓駒子蒼雖替渠赴闕而子蒼已除召不來今所受見闕敕蓋朝廷契勘之誤實礙條制又別無敕劄可以遵守孫既見卻遂留寓待報嘗作一謝郡官小啓云固有文書銜袖大人不以爲疑無何君命至門將軍爲之不受又云謙光下燭屈高論以借秦與盡欲還已退飛而過宋蓋述前意也

豫章休亭賦

豫章先生休亭賦其卒章云蓋嘗聞伯夷之風何能問詹生之卜洪駒父云晚年棻定云是謂不著而筮從無龜而卜吉云

張天覺送淩哉歸蜀記

張天覺丞相以趙諗謀逆伏誅是其鄉里故因送淩哉歸蜀作記以自見云淩公濟自蜀來謁曰哉周旋奉事公三十年矣公今致身政府哉志願畢矣請從此辭耕青城山擊壤鼓腹爲太平民願得片言刻石山中傳家爲榮足矣應之曰君隱矣奚以文爲且趙諗不軌以辱鄉邦吾何敢懷士哉于是青城丈人夜夢曰吾何負公而吾弃哉吾以天地中和之氣生爲靈苗秀爲異草仙人餌以不死而養命治疾之功徧於天下吾從古以來世生忠臣義士武王伐紂所賴而勝者微盧彭濮人也公孫述據蜀迫用蜀士仰藥

不懼者。巴郡譙君黃也。漆身爲厲者。犍爲費貽也。飲毒而死者。廣漢李業也。伏劒自刎者。蜀郡王皓也。託盲避世者。任求馮信也。魏伐劉禪。而勸禪降魏者。西充譙周也。李唐二帝避賊出狩。而勤王以迎鑾輿者。蜀之父老吏民也。且李順草寇。百日而已。乃孟昶後宮之遺息也。趙諗狂生。陰自推戴。乃南平夷界之猺雛也。奚預吾事哉。神宗作新法度。而元祐之臣指爲桀紂。終身貶死。不負神宗者。雙流鄧綰也。哲宗紹述先烈。而建中靖國之臣斥爲幽厲。漢東上表慷慨論列者。公也。廢爲編氓。始終不變者。安蹇二公也。吾三川之靈。何負於世。而公見棄之速邪。於是僕豁然悟。蹶然興。急呼淩君而告之曰。勉矣行焉。爲我謝青城丈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吾之避謗。既失之矣。而丈人自辨。亦未爲得也。君平生急義。氣豪而善嘯。當持吾說而嘯於山中。萬壑響應而震動。不亦快乎。崇寧三年三月丁未。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張商英記。今張集不載此文。予案趙諗本趙庭臣之子。庭臣先故渝州洞戎。與諸戎約降朝廷。庭臣乃醉諸酋殺之。揚言衆叛。冒爲己功。又盡得其財物。故庭臣高貲筮仕。被擢用。生子諗。少年登第。幾爲殿魁。未三十歲陞朝。爲國子博士。忽以謀叛伏法。庭臣自河東提刑配瓊州。母妻妹分配嶺外。家貲沒官。蓋報應之速如此。然渝州風俗從古如此。杜詩。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此其驗也。天覺序謂鄧綰安蹇爲忠。而以元祐建中靖國之臣。指上爲桀紂幽厲。亦可謂無忌憚者矣。

賦圓丘象天

內翰鄭毅夫。久負魁望。而滕甫元發名亦不在其下。暨試禮闈。鄭爲南宮第四場魁。滕爲南廟別頭魁。及

入殿試圓丘象天賦。未入殿門。已風聞此題。遂同論議。下筆皆得意。時留後李公端夢滕作第三人。服緋牙繫鞓來謝。而鄭亦有白龍之夢。將唱名。二公相遇。各舉程文。滕破題云。大禮必簡。圓丘自然。及聞鄭賦禮大必簡。丘圓自然。滕卽歎服曰。公在我先矣。然未忘魁望。預爲笏記云。朝廷取士。唯求一日之長。毋敢望君。咸務積年之學。及唱第。鄭果第一。滕果第三。皆如素望。鄭卻無陳謝之備。遂用滕記。

神宗御製祭狄青文

神宗自爲文祭狄青曰。惟天生賢。佑我仁祖。沈鷙有謀。重厚且武。昔居校聯。功名自喜。旣登籌帷。益奮忠義。惟是南荒。有盜猖獗。陵轢二廣。震驚宮闕。羣公瞻顧。莫肯先語。惟卿請行。萬里跬步。首戮騎將。大振吾旅。金節一麾。孰敢齟齬。遇賊於原。親按旗鼓。彼長排鎗。我利刀斧。馬馳於旁。擣厥背脅。驅攘殲殪。如手探取。奏功來朝。遂長右府。旋升外相。均逸邦畿。如何不淑。早棄盛時。逮予纂服。弗覩音儀。因覽遺略。又觀繪事。緬懷風徽。感歎無已。遣使臨奠。用旌前勳。靈而有知。當體茲意。初。青子諮奏事延和殿。神宗問青征南嘗有遺書存否。於是諮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神宗乃自爲是文祭之。方是時。神宗春秋正富。文已如此。

李靖兵法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阮逸家。或云逸因杜佑附益之也。然予家有李靖六軍心鏡數卷。其文淺近。豈僞書邪。

劉丞相謝啓

天聖庚午歲殿試賦題藏珠於淵韻腳八字君子非貴難得之物是年劉丞相沆中第二人其謝啓云對靈光之殿難含飛動之詞賦合浦之珠莫敍去來之意

陳後山李氏墓銘

陳後山爲豫章先生銘母夫人李氏墓云李四女有婦行長爲洪氏婦其死不幸校理是以賦毀璧也陳之意蓋敍豫章所作黃夫人碑所謂毀璧兮隕珠此碑政爲洪氏母而作玉父建炎間爲胡少汲編定豫章詩文遂削今洪州印本是已迄今三十年所在雕印豫章文正以玉父所編爲定而毀璧之篇不存後世將有讀後山之銘不能曉者今載之云夫人黃氏先大夫之長女生重瞳子眉目如畫玉雪可念其爲女工皆妙絕人幼少能自珍重常欲鍊形仙去先大夫棄諸孤早太夫人爲家世堙替持孤女託以夫人歸南康洪民師民師之母文成縣君李氏太夫人母弟也治春秋其文有權智如士大夫歸洪氏非先大夫意怏怏逼之而後行焉洪氏生四男子曰朋匄炎羽年二十五而卒師民亦孝謹喜讀書登進士第爲石州司戶參軍犇父喪客死文成君聞夫人初不願行心少之故夫人歸則得罪及舅與夫皆葬夫人不得藏骨於其域焚而投諸江是時朋匄炎羽未成人也其卒以熙寧庚戌其舉而棄之以元豐甲子某月夫人沒後十有四年太夫人始知不得葬哭之不成聲曰使是子安歸乎其兄弟無以自解說念夫人建洪氏之廟南康廬山之下故刻石於廬山築亭以庇之髣髴其平生而妥之毀璧兮隕珠執手者兮問過

愛憎兮萬事一軌。居物之忌兮固常以好爲我。彼詛汝兮飯汝。有席兮不嬪汝坐。歸來兮逍遙。采芸英兮饑餓。淑善兮清明。陽春兮玉氷。畸兮世兮天脫其纓。愛罥人兮生冥冥。棄汝陽侯兮遇汝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而其雛嬰。衆雛羽翼兮故巢傾。歸來逍遙。西江浪波兮何時平。山岑岑兮猿鶴同社。瀑垂天兮雷霆在下。雲月爲晝兮風雨爲夜。得意山川兮不可繪畫。寂寂無朋兮去道如咫。彼爾坎兮可謝。歸來兮逍遙。增膠兮不聊此暇。

類對

期期艾艾

世間事未有無對。周昌口吃而言稱期期。鄧艾口吃而言稱艾艾。

避羊祜孟浩然陽城名

羊祜。荆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初。王維過郢州。畫孟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榜曰孟亭。商於有陽城驛。元稹以爲名與陽道州同。當避其諱。改爲避賢郵。乃知賢者爲人愛慕如此。

夫子鼓瑟蔡邕聽琴

韓詩外傳。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子貢入。夫子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之。子曰。鄉者某鼓瑟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

脊求而不得某以瑟爲其音參以某爲貪狠邪僻不亦宜乎後漢蔡邕在陳留有彈琴於屏蔡邕聽之曰以酒召而有殺心何也彈琴者曰向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鶩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夫以孔子鼓瑟而知狸之捕鼠蔡邕聽琴而知螳螂之捕蟬由此以進之雖國之存亡可知也

白龍見青蛇降

李嗣業爲疏勒鎮使白龍見而城不壞楊朝晟爲邠寧節度使青蛇降而水從出豈不異哉

枯松生枯柳榮

唐明皇雜錄記肅宗中興而枯松復生呂渭傳記德宗還梁而枯柳復榮非偶然也

射石飲羽

劉向新序記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之石也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開況人心乎予乃知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史記作鏃）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其事有不足怪者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高誘曰飲羽、飲矢至羽也文選鮑昭擬古詩石梁有餘勁注宋景公造弓射石梁飲羽

舌柔齒剛

子思子載老萊子告子思曰不見夫齒乎雖堅固足以相靡舌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

能事君。說苑載常樅有疾。老子問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樅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邪。樅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邪。樅曰。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舌存以柔。齒亡以剛。樅曰。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乃知老子之言。蓋有所本也。淮南子乃云。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注曰。商容、神人也。吐舌示老子。此又以常樅爲商容。何也。又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轂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乃知常樅取此。

有機事必有機心

莊子曰。子貢過漢陰。一丈人方爲圃畦。鑿遂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機於此。日浸百畦。園者笑曰。夫有機事。必有機心。吾羞不爲。劉向說苑曰。衛有五丈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教曰。爲機事。後輕前重。命曰桔槔。終日灌百區。五丈夫曰。吾師言。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心。我不爲也。乃知惡機心者。不獨漢陰丈人也。

今李膺仲舒何如昔

梁李膺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齊魚復侯子響。齊武第四子也。爲荊州刺史。直閤將軍董蠻有氣力。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醞藉。乃改名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夫取悅於一時而忘譏於千載。可乎。

倒用印

朱泚僞迎天子。段秀實倒用司農印以追其兵。劉皇后遣人殺郭崇韜。李崧倒用都統印以定人心。事所以貴乎權也。

婁王之器過狄寇

狄仁傑之爲宰相。以婁師德之薦。而狄不知也。非武后告之。則幾於失人。寇萊公之爲使相。以王文正之薦。而寇不知也。非眞宗告之。則幾爲深恨。由是言之。婁王之器過乎狄寇矣。萊公事見王公神道碑。

楚蜀慰其軍

左傳。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僞蜀孟知祥。其軍戰勝。董璋。時軍中暑熱。知祥巡行撫問。三軍欣然。如熱而濯。以楚蜀所以慰其軍。一至於此。乃知爲人上者。易與人爲善也。

二人得古意

王琳、字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王陛下愛子。今尙在郢。臣之子庸敢相近。時以比倉唐悟文侯。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楊洪武爲司戎少常伯。遷西臺侍郎。帝笑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洪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託。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之。予曰。二人託意有在。頗得古人之意。

諷棊取怒

晉王獻之年數歲。觀門生摴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宋謝密、字宏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宏微大怒。投局於地。吳子曰。南風不競之說。本於左傳。而二人皆以諷於棊而取怒。

項羽神

蕭琛。齊時爲吳郡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以輒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於廟。李安人。齊高帝時爲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據郡廳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輒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著屐上廳事。又於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塚。安人尋卒。吳子曰。世言邪不干正。如蕭琛是已。至李安人者。反如彼。何哉。

戰死自有冥數

太平廣記載博異志云。元和十二年。憲宗平淮西。趙昌時爲吳元濟裨將。屬張伯良於青陵城。與李愬九月二十七日戰。項後中刀墮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將夜點閱兵姓名聲。呼某乙。卽聞唱唯應聲。如是可點千餘人。趙生專聽之。將謂點名姓。及點畢。竟不聞呼之。俄而天明。趙生漸醒。乃強起。視左右死者。

皆是夜來聞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點閱耳。趙生方知身不死。行歸月餘。瘡愈。方知戰死者亦有宿命耳。

本朝彭乘撰茅亭客話。載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年爲賊李順所驅。於郡署造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濃葉間。見天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於積屍中臥。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案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固無誤矣。

源乾曜舒元輿葬

太平廣記載戎幕閒談云。泓師自東洛迴。言於張說。闕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試請假三兩日。有百寮至者。貧道於簾閒視其相。甚貴者付此地。說如其言。請假兩日。朝士畢集。泓云。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爲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貴與公等。試召之。方便授以此地。說召乾曜與語。源云。乾曜大塋在闕門。先人尚未啓祔。今請告歸洛。赴先遠之期。故來拜辭。說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辭以家貧不辦此。言不敢煩師同行。後泓復經闕門。見其地已爲源氏墓矣。迴謂說曰。天贊源氏者。合窪處本高。今則窪矣。合高處本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闕之所。皆作者。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卜葬村夫耳。問其術。乃憑下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爲侍中。僅二十年。

又案唐咸定錄載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輿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遷葬。太尉言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

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輿辭以家貧不辦。別覓。遂歸改護。他日。僧又經過。復謂太尉曰。前時地已有人用之矣。詢之。乃元輿也。元輿自刑部侍郎平章事。

肉食者謀

春秋左傳傳。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劉向說苑。有東郊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

時難得而易失

史記。武王已平商。封師尚父於齊營邱。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說苑。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者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十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

景公反慤齊王易牛

說苑。齊景公探雀。慤慤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曰。我探雀。慤慤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探雀。慤慤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何也。晏子對曰。君

探雀穀穀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必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此與孟子所載齊宣王以羊易牛之事同。蓋孟子以宣王是心足以王者矣。其說本於晏子也。

娶盲女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成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予偶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卽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皆服泰之義。乃知古人已先劉庭式爲之矣。

勞薪飯

晉荀勖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皆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北史王邵傳。載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軸。

訴失蔬圃

國初。范質玉堂閒話云。廣州番禺縣嘗有部民牒訴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認得在於某處。請縣宰判狀往取之。有北客駭其說。因詰之。民云。海之淺水中有藻荇之屬。被風吹。沙與藻荇相雜。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處。可以耕墾。或灌爲圃故也。夜則被盜者盜至百餘里外。若桴筏之乘流也。以是殖蔬者海上往

往有之。楊文公談苑云。兩浙有葑田。蓋湖上有菱葑所相繆結。積久厚至尺餘。闊沃可殖蔬種稻。或割而賣與人。有任浙中官。方視事。民訴失蔬圃。讀其狀甚駭。乃葑園爲人所竊。以小舟撐引而去。余乃知葑之爲田爲圃。廣浙皆有之矣。

別水味

陸鴻漸善別水味。嘗令操舟者於揚子江取南零水。俄水至。羽以勺揚之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既傾至半。又以勺揚之曰。此南零者矣。其人大駭曰。某昨取水至岸。便覆其半。懼其少。取岸水增之。以上出水記。予案蒲元傳曰。君性多奇思。於斜谷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illegible]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乃知能別水味。不特鴻漸其事正相類。

太宗用李勣蓋高歡策

唐太宗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歡將死。謂其世子澄曰。少堪敵侯景。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乃知太宗之用李勣。蓋高歡策耳。

蠅漏赦

異苑。晉明帝欲賜眚。祕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於筆端。又須臾出。帝竊異焉。令人尋蠅之所集。集所輒傳有赦。喧然已徧。晉書載記苻堅僭位五年。鳳皇集於東闕。大赦其境內。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從何泄。於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乃知青蠅漏赦。明帝時已如此。然歐陽詹暗室箴云。昔有苻堅。竊爲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所用正苻堅事。

度啓公棱等登

南史。焦度爲人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欲就齊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百餘言。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唐王起會昌三年知舉。放盧肇丁棱姚鵠及第。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辭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棱也。棱口吃。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辭。意本言棱等登科。而棱赭顏發汗。鞠躬移時。乃曰。棱等登。棱等登。竟莫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翊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棱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棱等登。豈非箏之聲乎。予故以度啓公、棱等登棱等登、政堪作對。

沈元用策對易數有素備

沈晦元用宣和間以代筆獲罪既脫籍遂中首選時主司問易數元用素留意遂中第一人有啓謝主文孫仲益孫答云偶一時困刀筆於吏前不崇朝動聲名於天下雖萬人吾往矣非特掉三寸之舌於十九人之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一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後謂此也劉方明昉謂予云宣和辛丑歲當廷試是時已備易數爲問偶方臘爲亂議者謂當求直言徽宗因封祕問題以待後舉梁師成得之以授沈故沈有素備

衮衣赤鳥

晁氏客話云富鄭公在廷潞公請純夫作致語云衮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近時王岐公自宮祠起知紹興府有以啓賀之者云赤鳥几几方遲周旦之居東綠竹猗猗行於武公之入相

四六用故事配今事

李丞相靖康初以主兵失利既罷而京師父老與太學士子伏闕下擂鼓乞用欽宗遣內侍宣諭已用綱尚未退暨召綱入仍令綱面諭遣之方退汪彥章有啓賀之云士訟公冤競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蓋用故事以配今事汪嘗舉以謂予作四六要當如此

作文忌切題

秦益公子伯陽。以狀元登第。李漢老啓賀云。一經教子。益欽丞相之賢。累月笞兒。更起鄰翁之羨。秦喜謔其子。汪彥章啓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乃東閣郎君之未有。或以爲有刺譏。用是得謗。然汪意未必然也。作文忌切題。切題則有嫌。

忘機遺弓之句

宋莒公殿試德車結旌賦。第二韻當押結字。偶忘之。考試官奏過。得旨因得在數以魁天下。其後謝主文啓云。掀天波浪之中。舟人忘機。動地鼓鼙之下。戰士遺弓。蓋敍此也。故今三元衡鑑賦載此賦無結字。

用事錯誤

紹興八年省試。天子以德爲車賦。試畢。知舉張致遠句龍如淵上殿。上誦第二名賦云。有夏昏墜也。見黜於湯誥。商王顚覆也。貽誚於周書。朕記得顚覆厥德是允征篇。允征、夏書。非周書也。不知可以如此用否。劉大中奏曰。昏墜顚覆之語。只是形容車字語意雖工。要是用事錯誤。若論禮部攷校式。止合作一抹耳

汪彥章撫州謝表

顏魯公自撫州刺史移湖州刺史。汪彥章藻紹興初自湖州移撫州。謝上表云。惟臨汝之故都。有魯公之遺跡。時當大歷。來自吳興。雖賢愚比擬之非倫。然明聖選除之相似。奉明主十行之詔。願布寬條。想英賢百世之風。更思高節。語意條暢。亦奇矣。第來自吳興。小疵也。

汪彥章敬慕韓子蒼

汪彥章視中書舍人韓公駒子蒼前輩也紹興初韓寄寓臨川汪來守郡通啓曰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斯文一代之統盟別簡云僕知有公而公不知有僕藻老矣願焚筆硯以從公遊蓋前輩相敬慕如此

柳公權謝惠筆帖

向見柳公權一帖謝人惠筆云近蒙寄筆深荷遠情雖毫管甚佳而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磔有馮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頃年曾得舒州青練筆指揮教示頗有性靈後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二管即爲妙矣

吳元中孫覿草詔制辭

建炎初有詔諭河北云桑麻千里蓋祖宗涵養之恩忠義百年亦父老教訓之素蓋吳元中辭也聶昌奉使未還加官制云風寒易水嗟一往以難還日遠長安望重來而不見中書舍人孫覿辭也

吳子經言似莊子

吳子經名孝宗臨川人荊公之舅歐陽文忠集所載五言古詩送吳生者即子經也嘗著法言數卷其論孟子荀卿揚雄論性不同曰稗子夜啼拊背以安之而不止取果以與之而不止許之以早市物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爲鬼嘯出垣後爲狐鳴則其口如窒此事所以貴乎權也韓子蒼一日問子君非子經族邪予答以非是公因誦此云似此等語言絕似莊子

張文定不敢比諸葛孔明

東坡文集載東坡云今日見王鞏云張安道向渠說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似之然不若是之憊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死捍漢室豈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爲憊哉已上皆東坡說予嘗見張文定答子瞻書僅千言末後云孔文舉諸葛孔明前世之高賢今以老夫爲之擬倫賜也何敢望回惟有一節自束髮至於終身不爲世屈此有似孔文舉然若遇曹孟德亦必不若文舉之舍去而違之耳所示序引幸裁損之使有以自得於心又門生二字尤是過言蚤以一日之知遂託忘年之契何門生之有必請削除改正其分高文今復納上然東坡竟不之改又以見文定之謙也

滕元發賀呂正獻啓

滕元發賀正獻呂公拜相啓云玉璜釣渭家傳渭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忭盡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頌之

劉斯立謝諸公啓

劉斯立跂莘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相追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於異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李元亮謝蔡薿啓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薿同學舍薿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薿在金陵以同舍故先

謁之。元亮謝以啓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事。

能改齋漫錄卷十五

方物

黃銀

唐杜如晦傳。太宗嘗賜房喬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涕。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如晦家。予案唐愼微證類本草載青霞子曰。丹砂伏火。化爲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萬斤遇火。輕速上騰。鬼神尋求。莫知所在。又案唐日華寶藏論云。銀有十六件。眞水銀。白錫銀。曾青銀。土硃銀。丹陽生鐵銀。生銅銀。硫黃銀。砒霜銀。雄黃銀。雌黃銀。礜石銀。惟有至藥銀。山澤銀。草砂銀。母砂銀。黑鉛銀。五件是眞。餘則假。本草正文。丹砂。雄黃。雌黃。皆殺精魅惡鬼邪氣。所謂黃銀者。非丹砂銀。則雌黃雄黃銀也。太宗所賜黃銀帶者。以黃銀爲帶耳。時如晦已死矣。而丹砂雄黃雌黃銀皆殺鬼魅。所以太宗云黃銀鬼神畏之也。攷唐顯慶中。監門衞長史蘇恭撰唐本草。其中一條稱黃銀作器辟惡瑞物也。北史辛公義傳云。公義遷幷州刺史。山東出黃銀。獲之以獻。

盧橘

唐庚子西李氏山園記云。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燃柿。亭柰厚朴。則一物爲二物矣。然予觀張勃吳錄曰。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上

林賦云。盧橘夏熟。盧、黑也。蓋近是乎。以上皆張說。然則未可以相如爲失。兼應劭亦引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烏之所有。盧橘夏熟。

橘渡江爲枳

韓詩外傳。晏子曰。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爲枳。何則。土地使然耳。故博物志亦言。橘渡江化爲枳。江北之橘。未嘗化也。本草有枳殼。乃江左所謂臭橘耳。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云。在南稱甘。渡北則橙。橙非枳也。無乃誤乎。

子魚通印蠔破山

山谷送曹子方赴閩漕詩。子魚通印蠔破山。不但蕉黃荔子丹。子魚出於興化軍通應廟前語譌以應爲印。或曰。子魚以容印者爲佳。故王荊公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此說容可信也。東坡詩亦云。通印子魚猶帶骨。然山谷以蠔而云破山。則理不可曉。案番禺記云。蠔之殼。卽藥中之牡蠣也。有高四五尺者。水底見之。如崖岸然。故呼爲山。今山谷謂之蠔破山。豈取蠔肉之謂邪。然韓退之亦云。蠔相黏如山。

仙茅

洪州西山有謎母觀。母乃許旌陽授道之師也。觀有母所種仙茅。與今山野中所產者不相遠。第採以作湯。則香味差別耳。少年飲之。至於口鼻出血。蓋性極暖也。然抱朴子云。堯時有草夾堦而生。隨月開落。名

葉莢。又曰歷莢。又名仙茅。不知其種是此否。案本草注仙茅方云。明皇服鍾乳不效。開元婆羅門僧進仙茅藥。服之有效。故東坡謝王澤州寄長松詩云。無復青黏和漆葉。枉將鍾乳敵仙茅。漆葉出華陁傳。

綿州綠茶

茶之貴白。東坡能言之。獨綿州彰明縣茶色綠。白樂天詩云。渴嘗一盞綠昌明。彰明卽唐昌明縣。盧仝詩云。天子初嘗陽羨茶。當時建茶未有名也。

貢茶貴早

貢茶以早爲貴。李郢茶山貢焙歌云。陵煙觸露不停採。官家赤印連帖催。劉禹錫試茶歌云。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袁高茶山作云。陰嶺茅未吐。使者牒已頻。三詩皆及赤印與牒也。

栗如拳

越州圖經載如拳之栗。如錦之桑。政和中詔本州貢焉。栗固大於他州。然如拳者終不可得。杜子美夔府詩云。色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

車螯

紹聖三年。始詔福唐與明州歲貢車螯肉柱五十斤。俗謂之紅蜜丁。東坡所傳江瑤柱是也。時曾子開感而賦詩。略云。巖巖九門深。日舉費十萬。忽於泥滓中。得列方丈案。腥鹹置齒牙。光彩生顧盼。從此辱虛名。歲先包橘獻。微生知幾何。得喪孰眞贋。玉食有云補。刳腸非所患。（瑤當作瑰。郭璞江賦。玉瑰海月。土肉石華。）

綿州八子

綿州諸邑各有所出謂之八子巴西紗子魏城扇子羅江犬子神泉榛子彰明附子龍安杏子鹽泉絲子石泉猴子巴西紗一疋重二兩婦人製夏服甚輕妙魏城以一蠶造一扇謂之綿扇亦輕而可愛

橄欖有五種

橄欖嶺外有五種一曰丁香橄欖此以其形二曰故橄欖三曰蠻橄欖此以其所出呼之四曰新婦橄欖以其短矮而小五曰絲橄欖此以其子緊小唯出桂府陽朔縣土人食之必去兩頭云有大熱

艾納香

東坡和陽公濟梅花詩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青苔古樂府氍毹毾㲪五木香迷迭艾納與都梁又廣志艾納香出西國

苦筍甜鹹醶淡

廬山簡寂觀乃陸靜脩之居也觀出苦筍而味反甜歸宗寺造鹹醶而味反淡蓋山中佳物也山中人語云簡寂觀前甜苦筍歸宗寺裏淡鹹醶蓋紀實耳張芸叟簡寂觀詩云偃松拂盡煎茶石苦筍撐開禮斗壇歸宗寺詩云淡醶苦筍千人供青磬華香一谷傳亦所以紀事也

素馨花

嶺外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叢脞么麼似不足貴唯花潔白南人極重之以白而香故易其名婦人多以

竹籤子穿之。像生物。置佛前供養。又取乾花浸水洗面。滋其香耳。海外耶悉茗油時於舶上得之。番舍多以塗身。今之龍涎香。悉以耶悉茗油爲主也。

楮子

京師中太一宮道士房有楮。結子如楊梅。徽宗車駕臨觀之。曰擬梅軒。李似矩吳正仲皆有詩。正仲詩云。陰陰綠葉不勝垂。著子全多欲壓枝。自得君王一留顧。故應雨露亦饒滋。其二云。五月霏霏雨不開。若耶溪畔摘楞梅。朱丸忽向雲窗見。疑是靈根越嶺來。其三云。誰將蜜漬借微酸。小摘曾聞酌玉盤。爭以江南風致在。瓶紅初向綠陰看。越州楊梅最佳。土人謂之楞梅。又北人以梅汁漬楮實。益以蜜。作假楊梅。故正仲後二篇皆及之。

慈竹

國初。樂史子正作慈竹詩數十韻。首云。蜀中何物靈。有竹慈爲名。一叢闊數步。森森數十莖。高低相倚賴。渾如長幼情云云。予案任昉述異記云。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乃知慈竹不特蜀中有也。

朝日蓮

宋景文公筆記。謂蜀中有蓮。大如雀彀。葉舒如錢。幹亦有絲。其萼盛開則向日。朝則指東。亭午則遡南。夕則西指。隨日所至。蜀人名曰朝日蓮。予案鄭熊番禺雜記。海南有向日蓮。花似木芙蓉而極香。其花東西向日。至暮而謝。一呼夜合。然則景文所記朝日蓮。不特蜀中有也。

櫻筍廚

韓致光湖南食含桃詩云苦筍恐難同象匕酪漿無復螫蠻蛛自注云秦中謂三月爲櫻筍時乃知李綽秦中歲時記所謂四月十五日自堂廚至百司廚通謂之櫻筍廚非妄也陳無已春懷詩云老形已具臂膝痛奉事無多櫻筍來

豐城劒石函

晉張華令豐城令雷煥剖石函得雙劒案本傳劒隨亦化去此固荒忽未容於考信然以石爲函及今而尙存石函所在卽古劒池又前二十四步四脣廣五六尺塗沒其半土人訛爲石門云

王子敬黃甘帖

東坡嘗記云世傳王子敬帖有黃甘三百顆之語此帖在劉季孫景文家景文死不知今入誰家矣韋蘇州有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故東坡集中有劉景文藏王子敬帖詩略云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然山谷及陳無已之說乃右軍帖其語云奉橘三百枝霜未降未可多得非子敬帖也東坡以爲子敬何也子敬乃獻之字

金鯽魚

杭之西湖有金鯽魚投餅餌則出然不妄食也蘇子美詩云松橋叩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遊西湖詩云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皆記其實

肉芝

東坡肉芝詩序曰。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小嬰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如生。予聞之隱者曰。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予案仙傳拾遺載進士蕭靜之掘地得物。類人手。肥潤色微紅。烹食之。後遇異人曰。嘗食仙藥。因告之曰。肉芝。食之者壽。何東坡忘此邪。

瑞香花

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中。人始稱傳。東坡諸公繼有詩詠。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廬山記中亦載瑞香花記。訥禪師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下名香獨見知。張祠部彊名佳客。以瑞爲睡焉。其詩曰。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縞花莫撲枝頭蝶。驚覺南窗午夢人。

鷓有數種

鷓大如鴟。蒼黑色。尾稍短。善擊鳧雁。中必提之而飛。遇幽隱處則下食。鷓有數種。俊而大者。俗謂之木鷓。可以捕烏鵲。其養雛也。一巢數隻。各有等差。最下者羽毛麁重。鼻根黃如蠟色。俗呼之曰蠟鼻。更無他能。反爲衆鳥所侮。故江湖間呼不肖子爲蠟鼻。

吉了禽

唐萬年縣尉段公路撰北戶錄。紀廉州民獲赤白吉了者。赤者尋卒。白者久而能言。笑語效人。禽之珍者也。予考鄭熊所作番禺記云。秦吉了出藤州。身紺觜丹。兩眼旁有眉。如臙脂抹。彎環垂下。秀媚可愛。深類

鴝鴿。注云。南中亦呼鴝鴿爲牛吉了。頭上微有冠。如雞然。舌辨而語清。所食惟魚肉。凡賓客奴僕。一過而皆知其名位。苟飼之或不如所欲。家有弊事。亦以告人。熊以爲秦吉了。段以爲吉了。而更分以赤白兩種。何邪。白樂天亦有秦吉了詩。了音料。

猓然獸

國初。樂史子正作慈竹詩。中云。又聞猓然獸。死不相棄遺。案國史補云。得一猓然。則數十猓然可得。蓋不忍傷其類。雖殺之不去。此獸狀而人心也。子正用事可謂精緻。番禺雜記亦云。獸出獻愛州。能言獸也。亦猩猩之類。形似猿而有五色。每色各異。彼人取之以皮鞿鞍韉。最重純黃色者。云不異金綫猿。夷獠或射之以弩。或設之以蹄。是獸既爲人所得。但自言猓然。無復他道。故因以得名。熊所記與國史補微有不同。

青田鶴

晉永嘉郡記曰。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餘父母一雙在耳。清白可愛。多云神所養。故杜子美薛少保畫鶴詩云。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眞。夔府詠懷詩云。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

羌俗不食魚

臨洮枹罕之地。自天寶末陷于羌虜。更數百年。其俗無復華夏之風。熙寧初。王韶畫策。因唃厮囉之衰。卽壓而取之。遂復七州。建昌軍呂南公言。臨川黃毅嘗往遊焉。云羌俗不食魚。魚大如椽。柱臂股。河中甚多。

人浴波間。魚馴馴不驚避。然則古人謂智力出於網罟。而後鳥亂於上。魚驚於下。豈不信乎。韶在熙河。始命爲網。捕以供膳。其民相與嗟愕曰。孰謂此堪食邪。

美色不生中華

自古美色未必生于中華也。故西施生苧蘿山。昭君生秭歸縣。綠珠生白州。故今白州雙角山前猶存綠珠井。綠珠本梁氏子。今有綠珠水。相傳水旁間產美麗。

金線泉

濉水燕談云。齊州城西張意諫議園亭有金線泉。石甃方池。廣袤丈餘。泉亂發其下。東注城濠中。澄徹見底。池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以油滴一隅。則線紋遠去。或以紋亂之。則線輒不見。水止如故。天陰亦不見。齊爲東方名郡。而張氏濟南盛族。園池乃郡之勝遊。泉之出百年矣。士大夫過濟南至泉上者。不可勝數。而無能究其所以然。亦無一人題詠者。獨蘇子瞻有詩曰。槍旗攜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奇。然亦不辨泉之所以有金線也。余讀曾南豐集。有金線泉詩云。玉甃常浮顯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雲依美藻爭成縷。月照寒猗巧上弦。已繞渚花紅灼灼。更縈沙竹翠娟娟。無風到底塵埃盡。界破冰綃一片天。蓋南豐元豐間嘗守齊州所作者。此濉水燕談所未見也。兼倦遊雜錄云。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濟南。城西有張氏園亭。泉有金線眞珠之目。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聰也。嘗邀范宴飲于亭。題二韻詩于壁。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石首魚

兩浙有魚名石首。云自明州來。問人以石首之名。皆不能言。予偶讀張勃吳錄地理志。載吳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鼪。言頭中有石。又太平廣記云。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鼪。冠鼪頭中有石也。又嶺表錄異云。石頭魚狀如鱖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一石子。如喬麥。瑩如白玉。

昌蒲昌陽

昌蒲、昌陽、兩種物也。陶隱居云。生石磧上。細者爲昌蒲。生下溼地。大根者爲昌陽。不可服食。而聖濟總錄乃曰。昌蒲謂之昌陽。以其得神而昌。蓋取歧伯所謂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然昌蒲昌陽。豈同本也哉。以今觀之。昌陽待泥土而生。昌蒲一有泥滓則死矣。其理甚明。蓋其失當自韓退之進學解嘗醫師以昌陽引年。則退之亦以昌陽爲昌蒲矣。東坡石昌蒲贊序。亦有昌蒲昌陽之辨。

周宣王石鼓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爲有可疑者三。唯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贊。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又已訛。況蘇勗載記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鼓稱爲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二公。

胡麻餅

釋名云。餅、幷也。溲麪使合幷也。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晉書云。王長文在市中鬻胡餅。肅宗實錄云。楊國

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劉禹錫嘉話云。劉晏入朝。見賣蒸胡餅之處。買啗之。此胡餅皆胡麻之餅也。續素雜記。謂張公所論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乃易其爲爐餅。論此爲誤。誠然。

蜂子

東萊先生呂居仁作蜜蜂賦。略云。早出暮歸。聚房以居。生理甚微。檜花菊英。反爲身害。雖云甚甘。終以是敗。既奪之食。又惜其雛。以侑爾酒。以爲爾娛。醉而咀嚼。鼓吞自如。人之不仁。一如是乎云云。蓋東萊不察。凡今宣州所出蜂子。非蜜蜂也。乃山間火蜂。其色紅黑。其長徑寸。其大如之。人之被螫。則徧身腫痛。有至死者。其爲窠多在地窖中。取之者先以火塞穴口。熏死其類。然後取其子之未翼者乾之。以致遠方。故元豐中中書舍人張謂謝潛溪蔡聖俞蜂兒詩略云。溪上潛山山百尺。山人斫木燒山畬。燒畬延火入蜂穴。蜂子渾白如衝牙云。蜂子今所在山野有之。但不如宣州多耳。

駱駝

李昉言。建隆初。王師下湖南。澧朗之民。素不識駱駝。隨軍負荷。頗有此畜。邨落婦女見而驚異。競來觀之。有拜而祝者曰。山王靈聖。願賜福祐。及見屈膝而促人走避之曰。卑下小人。不勞山王還拜。軍士見者。無不大噱。又拾其所遺之糞。以線穿聯。載於男女項頸之下。用禳兵疫之氣。南中相傳以爲笑。

辨苹

唐盧氏雜記云。文宗問宰臣。毛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相李珏楊嗣復陳夷行相顧未

對珏曰。案爾雅。苹是藾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苹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藾蕭。予以疏爲非。周官。萍氏掌水禁。鄭氏云。以不沈溺取名。月令季春曰。萍始生。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之性也。故萍飄聚根。及日暴則死矣。苹之殖根。以水爲地也。

龜蔡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名龜爲蔡。曰。左氏襄公二十三年傳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杜預曰。大蔡、大龜也。前漢食貨志曰。元龜爲蔡。如淳注曰。蔡國出大龜。顏師古曰。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臣瓚注曰。蔡是大龜之名。若龜出楚。亦名龜爲楚邪。觀國案蔡本出龜。故名龜爲蔡。而謂大龜爲大蔡。亦猶冀多良馬。而天下謂良馬爲冀。盧水黑。而天下謂黑爲盧。臣瓚未之思耳。以上皆王說。予以臣瓚謂蔡是龜名。而非因地以得者。蓋本家語說苑所載。漆雕憑所對。孔子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及左氏襄公二十三年事耳。惟臣瓚不記其詳。此所以致觀國之說。予嘗辨之。蓋龜出於蔡。而臧氏因以名之而已。豈謂龜出楚而不可名楚邪。且左氏昭公二十五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杜預注云。僂句、龜所出地名。然則此又以僂句名龜矣。故予引證於此。僂音呂。句音據。郭璞曰。上有陰叢蓍。下有千歲蔡。然則郭亦狥前失。以蔡爲龜名矣。

辨蜮

陸農師埤雅云。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言無形而蜮性陰害。射人之影。則莫可究矣。五行傳曰。南越淫

女惑亂之氣生蜮蜮之猶言惑也字說曰蜮、不可得也故惑之予以爲不然詩之所謂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者以言雖欲爲鬼蜮且不可得耳所以甚其惡也夫蜮雖以水弩射人之影然畏鵝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蜮沈鵙鳴則蛇結是已以此言之豈有不可得之理邪案陸璣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曰偏身瀆瀆或或故爲災予以服虔爲當五行傳以爲淫惑之氣所生果爾則中原豈無淫女而其所以不生者此物以下溼地所致耳豈謂淫女惑亂之氣邪

辨鴆鳥

遯齋閒覽云靳州黃梅山有鴆巢於山巖大木中狀類訓狐聲如擊腰鼓巢下數十步無生草然予以晉制考之鴆不得度江有重法石崇爲南中郎將得鴆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傳祇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晉書不見此事但見孔穎達左氏疏以此考之晉世江北無鴆非無鴆也不若江南多耳靳州屬江北案說文曰鴆、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曰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又曰形似鷹大如鴞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嘗居高山巔食蝮以羽翮櫟酒中飲之則殺人所以酖字或從酉僖公三十年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衞侯杜注云使醫因治病而加酖毒莊公三十二年左傳成季使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即此物也晉語驪姬置酖于酒實堇於肉穀梁曰以酖爲酒

蝦蟆

孫少魏東皋雜錄曰．關右人笑吳人食蝦蟆．余考東方朔傳云．漢郡涇渭之南．水多黿魚．師古曰．黿似蝦蟆而小．長腳．人亦取食之．又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黿．可以此罪也．則漢用以宗廟薦獻矣．以上皆孫說．余案周禮．蠃氏．鄭氏謂蠃、蝦蟆．今御所食蛙也．然則漢以來．雖至尊亦食蝦蟆矣．

辨霞騖

梁江淹赤虹賦云．霞晃朗而下飛．日通曨而上度．張說晚景詩云．水光浮日去．霞彩映江飛．凡淹說所謂霞飛．則雲霞之霞也．王勃滕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士人云．落霞非雲霞之霞．蓋南昌秋間有一種飛蛾．若今所在麥蛾是也．當七八月之間．皆紛紛墮於江中．不究所自來．江魚每食之．士人謂之霞．故勃取以配騖耳．不知者便以爲雲霞．則長天豈可與秋水同色也哉．予又案孔穎達曰．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故鄭康成注宗伯云．鶩取其不飛遷．李巡亦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然則鶩本不能飛耳．論文雖不當如此．要之．作文者亦不可不察也．

傅負版

爾雅蟲部．傅負版．郭璞釋云．未詳．予案柳子厚集蝜蝂傳云．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困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茮箒

茮箒本禮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鄭康成云爲有凶邪之氣在桃、鬼所惡茢、蒩茮可掃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故春秋左氏傳魯襄公在楚楚人使公親禷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杜預注云茢黍穰也孔穎達曰茢是帚蓋桃爲棒也毛詩傳曰亂爲蒩蒩茮謂亂穗也杜預所謂茢黍穰者今世所謂茮帚者或用亂穗或用黍穰是二者皆得爲之也

辨黿

韓退之南食詩黿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洪慶善辨之曰黿雌常負雄惠文、冠名一本作車文今廣韻引山海經注亦作車文未詳以上洪說予案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曰乘黿鼉同罘共羅劉淵林注云黿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常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黿南海朱崖合浦諸郡皆有之五臣注亦同黿音胡豆切李善音猴然則黿形如惠文冠無可疑者退之蓋本文選而洪氏不援以爲證豈偶忘之邪集韻引山海經以惠爲車惠車字相類豈傳寫失其眞歟其曰骨眼相負行者案物類相感志云牡牝相隨牡者無目得牝才行牝去牡死故江東取一必獲偶予又以陳無已詩話考之云韓退之南食詩黿實如惠文山海經曰黿如惠文惠文、秦冠也乃知山海經亦以爲惠文廣韻本誤耳

端州石

端州石。唐世已知名。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詩云。洞丁多斲石。蠻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斲石。李賀紫石硯歌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

龍腦白氅

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生龍腦。京師龍腦爲之賤。時熙寧元年七月也。王禹玉言於司馬文正公。使人就市買之。信然。一兩值錢千四百。味苦而香酷烈。不甚佳也。又言。潭州益陽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炊之成飯。而腥不可食。有齎其米至京師者。禹玉以相始。其狀、信米也。而色黑如炭。又言荆襄之間。天雨白氅。如馬尾。長者尺餘。彌漫山谷。亦有齎至京師者。予謂此蓋管輅所謂天雨毛賢人逃者也。然前漢五行志亦云。天漢三年。天雨白氈。氈氅氅通用。

靳州大鼎

政和三年八月。倉部員外郎提舉荆湖南茶鹽事范之才奏。靳州羅田縣山溪中有大鼎。數年前常見兩耳。其穴中可過七八歲小兒。民遂塞以土。今其耳猶發露。欲望就委本處官案驗其實。申取朝旨。使異物不埋沒於盛時。奉聖旨。令宋康年躬親前去措置開取。無致損動。其後康年勘究無實跡。尋卽除名。編管廬州。

蘭蕙

山谷說蘭云。蘭似君子而蕙似小人。蓋山林中十蕙而二蘭也。離騷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

畝以是知不獨今人雖楚人亦賤蕙而貴蘭也案離騷經注三十畝爲畹卽是蘭二百七十畝蕙且百畝豈十一之謂乎不應以多少分貴賤

登萊州產金

登萊州產金自太宗時已有之然尙少至皇祐中始大發四方遊民廢農桑來掘地采之有重二十餘兩爲塊者取之不竭縣官權買歲課三千兩

建茶

建茶務仁宗初歲造小龍小鳳各三十斤大龍大鳳各三百斤入香不入香京挺共二百斤蠟茶一萬五千斤小龍小鳳初因蔡君謨爲建漕造十斤獻之朝廷以其額外免勘明年詔第一綱盡爲之故東坡志林載溫公曰君謨亦爲此邪

辨湯餅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煮餅謂之湯餅其來舊矣案後漢梁冀傳云進鴆如煮餅世說載何平叔面白魏文帝食以湯餅又梁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爲最又荆楚記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又齊高帝好食水引麪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邪倦遊雜錄乃謂今人呼煮麪爲湯餅誤矣以上皆黃說予謂黃不見束晳賦故爲是紛紛束晳湯餅賦云元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爲最弱似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徧行人失涎于下風童

僕空噍而斜眄。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云云。乃知煮餅之爲湯餅。無可疑者。倦遊雜錄與黃朝英皆不見此賦。惜哉。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陸機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史所載止此而已。或以爲千里未下皆地名。是未嘗讀世說而妄爲之論也。世說云。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蓋洛中去吳有千里之遠。吳中蓴羹。自可敵羊酪。第以其地遠。未可卒致。故云但未下鹽豉耳。意謂蓴羹得鹽豉尤美也。以上皆黃說。予謂黃引世說以攻未下爲地名之論。甚當。但推尋句意未盡。何者。或人以未下爲地名。正以史削去但一字而已。使其不削。但一字。或人之疑。亦無從而起矣。予以黃論未詳明。故推而明之。

姑蘇朝夕池

姑蘇之席。著名天下。不特今日。自古已然矣。齊謝朓詠席詩曰。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案漢枚乘上書云。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池。左思吳都賦曰。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注云。吳有朝夕池。謂池水朝盈夕虛。因以爲名焉。

磨納衣

磨納爲衣。古來有之。隋江總山水納袍賦曰。裁縫則萬壑縈體。針縷則千岩映目。圖島嶼之削成。寫淪漣之徑復云云。

牡丹譜

歐陽文忠公初官洛陽。遂譜牡丹。其後趙郡李述著慶歷花品。以敘吳中之盛。凡四十二品。

朱紅品　眞正紅　紅鞍子　端正好　櫻粟紅　豔春紅　日增紅　透枝紅　乾紅　小眞紅

滿欄紅　光葉紅　繁紅　鬱紅　麗春紅　出檀紅　茜紅　倚欄紅　早春紅　木紅　露勻紅

等二紅　濕紅　小濕紅　淡口紅　石榴紅

淡花品　紅粉淡　端正淡　富爛淡　黃白淡　白粉淡　小粉淡　煙粉淡　黃粉淡　玲瓏淡

輕粉淡　天粉淡　半紅淡　日增淡　添枝淡　烟紅冠子　坯紅淡　猩血淡

荔枝譜

蔡君謨守福唐。以閩中荔枝著譜。而鄭熊亦嘗記廣中荔枝。凡二十二種。

玉英子荔枝（如玉之英。）　燋核荔枝（核小肉多。）　沈香荔枝（以其香似。）　丁香荔枝（以其核似。）　紅羅荔枝（甚細而紅。其紋如羅。）　透骨荔枝（其他者皮皆外紅。此內外皆白。）　牂牁荔枝（形似牂牁。）　僧耆頭荔枝（皮皺堅。如僧耆國人首髮。皆成叢生。）　水母子荔枝（漿多如水母子。）

蒺藜荔枝（皮上皺紋。如蒺藜。）　大將軍荔枝。小將軍荔枝。（其樹葉俱大小亦然。）　大蠟荔枝。小蠟荔枝。（皆熟而黃。子有大小者。）　松子荔枝（像其形也。）　蛇皮荔枝（紋如蛇皮。）　青荔枝（熟而青。）　銀荔枝（熟而白。）　不憶子荔枝（一食而不復思。）　火山荔枝（火山在梧州。既大而早。三月已可食。）　野山荔枝（野山子小而酸澁。人少食。）　五色荔枝（出海南。）

好事者作荔枝饅頭。取荔枝榨去水。入酥酪辛辣以含之。又作簽炙。以荔枝肉幷椰子花與酥酪同炒。士

人大嗜之。

芍藥譜

孔常甫初官維揚。以維揚芍藥甲天下。因盡取其名以敍云。揚州芍藥名于天下。非特以多爲誇也。其敷腴盛大。而纖麗巧密。皆他州之所不及。至于名品相壓。爭妍鬬奇。故者未厭而新者已盛。州人相與驚異。交口稱說。傳于四方。名益以遠。價益以重。遂與洛陽牡丹俱貴于時。四方之人。盡皆齎擔金帛市種以歸者多矣。吾見其一歲而小變。三歲而大變。卒與常花無異。由此芍藥之美。益專于揚州焉。負郭多曠土。種花之家。園舍相望。最盛于朱氏丁氏。袁氏徐氏高氏張氏。餘不可勝記。畦分畝列。多者至數萬根。自三月初旬始開。浹旬而甚盛。遊觀者相屬于路。障幕相望。笙歌相聞。又浹旬而衰矣。大抵粗者先開。佳者後發。高至尺餘。廣至盈手。其色以黃爲最貴。所謂緋黃千葉。乃其中下者。小人負擔以賣。至于棄擲遺落。不甚愛惜。鄭詩引芍藥以明土風。說者曰。香草也。司馬長卿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說者曰。芍藥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也。謝宣城直省中詩曰。紅藥當階翻。說者曰。草色紅者也。其義皆與今所謂芍藥者合。但未有專言揚州者。唐之詩人。最以摸寫風物自喜。如盧仝、杜牧、張祐之徒。皆居揚之日久。亦未有一語及之。是花品未有若今日之盛也。予官于揚。學講習之暇。常裁而定之。六氏之園與凡佛宮道舍。有佳花處。頗涉獵矣。懼其久而遺忘也。問之州人。得其粗。又屬秀才滿君方中、丁君時中。各集所聞。得其詳。蓋可紀者三十有三種。世之有力者。或能邀至善工。列之圖畫。可揭而游四方。然未若書之可傳于衆也。乃

具列其名，從而釋之

御衣黃（千葉而淡，其香正如蓮花，比他色最殊絕，凡衣冠、樓、鬢、窠，皆言其所似也。）　青苗黃樓子（葉大小間出千餘層，或謂之千層閣，其苗青，故云爾，餘青苗、赤苗、紫苗，倣此。）

尹家二色黃樓子（與黃樓子大抵不異，而間有微紅，初出于尹氏，故名云爾，花名中有氏及地名，倣此。）　絳州紫苗黃樓子（初開時淺紅，經數日乃黃，或謂之紅玉樓子。）

圓黃（千葉而圓。）　硤石黃（千葉而黃。）　鮑家黃（千葉而黃，大抵與紅旋心相似，不甚高大，又晚開。）　石壕黃（一叢之間，單葉千葉，往往兼有。）

道士黃（千葉最先開。）　壽州青苗黃樓子（與諸樓子相類，而花差小。）　黃絲頭（其葉淺黃，大葉中叢生細葉，如絲也。）　白纈子（花有紅纈，而其外深紅，經日色則自纈之外，皆變爲白。）

金線冠子（千葉淺紅，間有細葉如金線。）　金繫腰（紅葉有黃暈，橫色如金帶然。）　沔池紅（千葉肉紅。）　紅纈子（千葉深紅，葉端淺紅也。）

胡家纈（千葉肉紅而有纈紋。）　玉樓子（千葉而白，上下葉中又出細葉數層。）　玉逍遙（千葉而大，如仙冠然。）　紅樓子（粉紅。）

青苗旋心（千葉深紅，花葉旋心。）　赤苗旋心（千葉深紅肉紅。）　二色紅（千葉淡紅，葉端深紅。）　楊家花（千葉粉紅。）　茅山紫樓子（與諸樓子相似而色紫。）

茅山冠子（千葉而淺紅，尤忌見日，自開至謝，常以幕覆，則色不變。）　柳鋪冠子（千葉粉紅，如柳葉疊成冠子。）　輭條冠子（千葉肉紅。）　常州冠子（此花常州素有之。）

紅絲頭（狀如黃絲頭，但色紅。）　緋多葉（多葉粉紅，其端如粉綠，或成雙頭，謂之雙髻子，抱其色紫紅，下有大葉，其上細葉環出于其間，其香特甚。）　多葉鞠子（頭芍藥，尤多開成鞠子，故謂之多葉鞠子。）

採橄欖

王立之詩話云，東坡橄欖詩，紛紛青子落紅鹽之句，范景仁言，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此所以有紅鹽之句也。予案江鄰幾嘉祐雜志云，橄欖木，其花如樗，將採其實，剝其皮，以薑汁塗之，則盡落，范說乃爾，何邪，豈鹹辣皆可用歟。

論鹽

姚寬令威著西谿叢話云。嘗監台州杜瀆鹽場。以蓮子試滷。更擇蓮子重者用之。滷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卽味差薄。若滷更薄。卽蓮篷沈於底。卽煎鹽不成。以上皆姚說。予案江鄰幾嘉祐雜志云。吳春卿任臨安。召鋪戶詰驗鹽法云。煮鹽用蓮子爲候。十蓮者官鹽也。五蓮以下。滷水漓。私鹽也。私鹽色自紅。燒稻灰染其色。以倣官鹽。於是嗅以辨之。自是不用鋪戶。自能辨曉。考此。則仁宗時以五蓮爲漓。十蓮爲重。今以五蓮爲重。乃知今之鹽味。不逮仁宗時遠矣。

煮湯餅

范侍讀仲元長言。其父滔甫。元祐間爲東平府直講。每日供膳所食湯餅異常。因造外廚。訊諸庖者。見几上有金錢數十。審其安用。對曰。凡麪入湯之後。每遇一沸。必下一錢。錢盡而後已。故其說曰。硬作熟溲。湯深煮久。

川帛宜色

少卿章岵嘗官於蜀。持吳羅潮綾至官。與川帛同染紅。後還京師。經梅潤。吳湖之帛色皆渝變。唯蜀者如舊。後詢蜀人之由。乃云。蜀之蓄蠶。與他邦異。當其眠將起時。以桑灰餵之。故宜色。然世之重川紅。多以染之良。蓋不知由蠶所致也。

牡丹榮辱志

邱寺丞濬道源自號爲迂愚叟嘗爲牡丹著書十卷號洛陽貴尙錄又爲牡丹榮辱志曰花卉蕃蕪於天地間莫踰牡丹其貌正心佳莖節葉榮登抑檢曠有剛克柔克態遠而視之疑美丈夫女子儼衣冠當其前也苟非鍾純淑淸粹氣何以傑全德於三月內迁愚叟覩造化意以榮辱志其事欲姚之黃爲王魏之紅爲妃無所忝冒何哉位旣尊矣必授之以九嬪九嬪佐矣必隸之以世婦世婦廣矣必定之以保傅保傅任矣則彤管位彤管位矣則命婦立命婦立則嬖倖愿嬖倖愿則近屬睦近屬睦則疏族親疏族親則外屛嚴外屛嚴則宮闈壯宮闈壯則叢脞革叢脞革則君子小人之分達君子小人之分達則亨泰屯難之兆繼繼之者莫大乎善也成之者莫大乎性也性稟乎中根本茂矣美歸於已色香厚矣如是則施之以天道順之以地理節之以人欲其栽其接無竭無滅其生其成不縮不盈非獨爲洛陽一時歡賞之盛將以爲天下嗜好之勸也

姚黃爲王

名姚花以其王者非可以中色斥萬乘之尊故以王以妃示上下等夷也

魏紅爲妃

天子立后以正內治故關雎爲風化之始妃嬪世婦所以輔佐淑德符家人之卦焉然後鵲巢采蘋采蘩列夫人職以助諸侯之政今以魏花爲妃配乎王爵視崇高富貴一人於內外也

九嬪

牛黃　細葉壽安　九蕊眞珠　鶴翎紅　鞓紅　潛溪緋　朱砂紅　添色紅　蓮葉九蕊
世婦
龐葉壽安　甘草黃　一捻紅　倒暈檀　丹州紅　一百五　鹿胎　鞍子紅　多葉紅　獻來
紅

今得其十．別求異種補之．

御妻
玉版白　多葉紫　葉底紫　左紫　添色紫　紅蓮萼　延州紅　駱駝紅　紫蓮萼　蘇州花
常州花　潤州花　金陵花　錢塘花　越州花　青州花　密州花　和州花

自蘇臺會稽至歷陽郡．好事者衆．栽植尤夥．八十一之數．必可備矣．

花師傅
蒉茨　指佞草　莆蓮　碧蓮　瑤花　螢火芝　五色靈芝　九莖芝　燕胎芝　碧桃
花彤史
同穎禾　兩岐麥　三脊茅　朝日蓮　連理木　蕾蔔花　長樂花
花命婦
上品芍藥　黃樓子等　粉口　柳浦　茆山冠子　醉美人　紅纈子　白纈子　白纈子重

黃絲頭　紅絲頭　蟬花　重葉海棠出蜀中　千葉瑞蓮

花髮倖

中品芍藥　長命女花出蜀中　素馨　末利　茉蔻　虞美人出蜀中　丁香　含笑　男眞　鴛鴦草出蜀中　女眞　七寶花　石蟬花出蜀中　玉蟬花出蜀中

花近屬

瓊花　紅蘭　桂花　娑羅花　棣棠　迎春　黃拒霜　黃雞冠　忘憂草　金鈴菊　酴醾　山茶　千葉石榴　玉蝴蝶　黃酴醾出蜀中　玉屑

花疏屬

麗春　七寶花出蜀中　石瓜花出蜀中　石巖　千葉菊　紫菊　添色拒霜出蜀中　山丹　羞天花　金錢　金鳳　千葉郁李　吉貝　木蓮花　石竹　單葉菊　滴滴金　紅雞冠　矮雞冠　黃蜀葵

花成里

旌節　玉盤金盞　鵝毛玉鳳出蜀中　瑞聖　瑞香　御米　都勝　玉簪

花外屏

金沙　紅薔薇　黃薔薇　玫瑰　密菊　刺紅　紅薇　紫薇　朱槿　白槿　海木瓜　錦帶

杜鵑　梔子　紫荊　使君子　淩霄　木蘭百合

花宮闈

諸類桃　諸類李　諸類梨　諸類杏　紅梅　早梅　櫻桃　山櫻　蒲桃　木瓜　桐花　栗花　棗花　木棉　紅蕉

花讓牲

紅蓼　牽牛　鼓子　芫花　薝陀羅　金燈　射干　水蕨　地錦　地釘　黃蹢躅　野薔薇　薺菜花　夜合　蘆花　楊花　金雀兒　菜花

花君子

溫風　細雨　清露　暖日　微雲　沃壤　永晝　油幕　朱欄　甘泉　醞酒　珍饌　新樂　名倡

花小人

狂風　猛雨　赤日　苦寒　蜜蜂　蝴蝶　螻蟻　蚯蚓　白晝青蠅　黃昏蝙蝠　飛塵　妒芽　蠹　麝香　桑螵蛸

花亭泰

閏三月　五風十雨　妻孥不倦排當　主人多喜事　婢能歌舞　童僕勤幹　子弟蘊藉　正

開值生日　欲謝時待解醒　開僧解栽接　借園亭張筵　從貧處移入富家

花屯難

醜婦妒與憐　猥人愛與嫌　盛開值私忌　主人慳鄙　三月內霜雹　賞處著棊鬬茶　筵上持七八　箔子遮闌　盛開債主臨門　露頭跣足對酌　剪時和花眼　聽唱辭傅家宴　酥煎了下麥飯　正歡賞酬酒　遭權勢人乞接頭　凋落後苕帚掃　頭戴如廁　園吏澆溷糞　和園賣與屠沽　落邨僧道寺觀裏

茶品

張芸叟畫墁錄云有唐茶品以陽羨爲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衮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膏茶其後始爲餅樣貫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爾迨至本朝建溪獨盛丁晉公爲轉運使始製爲鳳團後又爲龍團歲貢不過四十餅天理中又爲小團其餅迥加于大團熙寧末神宗有旨下建州置密雲龍其餅又加于小團已上皆畫墁所載余案五代史當後唐天成四年五月七日中書門下奏朝臣時有乞假覲省者欲量賜茶藥奉敕宜依者各令據官品等第指揮文班自左右常侍諫議給舍下至侍郎宜各賜蜀茶三斤蠟面茶二斤草茸蔻一百枚肉茸蔻一百枚青木香二斤以次武班官各有差以此知建茶以蠟面爲上供自唐末已然矣第龍鳳之制至本朝有加焉

貢荔枝地

余昔記唐世進荔枝于辨誤門云。唐制以貢自南方。楊妃外傳以貢自南海。杜詩亦云南海及炎方。惟張君房以爲忠州。東坡以爲涪州。未得其實。近見涪州圖經。及詢土人。云涪州有妃子園荔枝。蓋妃嗜生荔枝。以驛騎傳遞。自涪至長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故杜牧之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東坡亦川人。故得其實。昔宋景文作成都方物略記圖。言荔枝生嘉戎等州。此去長安差近。疑妃所取。蓋不知涪有妃子園。又自有便路也。

能改齋漫錄卷十六

樂府

黃魯直詞謂之著腔詩

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不具諸集。今載於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眞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紗云。隄上遊人逐畫船。拍隄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妙絕。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自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是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邨也。張子野與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邨。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聶冠卿多麗新詞

翰林學士聶冠卿嘗于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問其間賞心樂事。就中難是幷得。況東城鳳臺沙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迴玉簪瓊佩。高會盡辭客。清歡久。重然絳蠟。別就瑤席。有翩若驚鴻體態。暮爲行雨標格。逞朱唇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

花隔。慢舞縈回。嬌鬟低顰。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漫輕擲。

蔡君謨時知泉州。寄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詞。述宴遊之娛。使病夫舉首增歎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于元伯園池。因念昔遊。輒形篇詠。緣渠春水走遊波。畫閣峯巒映碧鮮。酒令已行金錢側。樂聲初認翠裙圓。清遊盛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沈醉客。天涯迴首重依然。

山谷愛賀方回青玉案詞

賀方回爲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小詩以紀其事。及謫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千峯百嶂宜州路。天黯但知人去。曉別吾家黃叔度。弟兄華髮遠山修。水異日同歸處。長亭飲散尊罍暮。別語纏綿不成句。已斷離腸能幾許。水邨山郭夜闌無寐。聽盡空階雨。山谷和云。煙中一線來時路。極目送幽人去。第四陽關雲不度。山胡聲轉子規言語。正是人愁處。別恨朝朝連暮暮。憶我當年醉時句。渡水穿雲心已許。晚年光景。小軒南浦。簾捲西山雨。洪覺範亦嘗和云。綠槐煙柳長亭路。恨取次分離去。日永如年愁難度。高城回首。暮雲遮盡。目斷人何處。解鞍旅舍天將暮。暗憶丁寧千萬句。一寸危腸情幾許。薄衾孤枕。夢回人靜。徹曉蕭蕭雨。

世推重少游醉臥古藤之句

秦少游千秋歲。世尤推稱。秦既沒藤州。晁無咎嘗和其韻以弔之云。江頭苑外。嘗記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謳雲繞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狼藉猶相對。灑涕誰能會。醉臥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冤園高

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沈海。中云。醉臥藤陰蓋者。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臥古藤陰下。不知南北。故無咎用之。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父嘗寓焉。一日過山谷論文。山谷傳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父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而未有以卻之者。次日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得一海字韻。功父問其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父不復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卻之也。

賜名魚遊春水

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撰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初退。紅日薄侵羅綺。嫩草初抽碧玉簪。媚柳輕窣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欄干偏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念歸期未。梅妝淚流。鳳簫聲絕。沈孤雁。目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漢殿夜涼吹玉笙

仙女侍。董雙成。漢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官去。萬戶千門惟月明。河漢女。玉練顏。雲輧往往在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跡。裊裊香風生珮環。李太白詞也。有得于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自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東皋雜錄又以爲范德孺謫均州。偶游武當。石室極深處有題此曲崖上。未知孰是。

送春送君有無盡意

王逐客送鮑浩然游浙東作長短句云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東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詩斷章云今日一盃愁送春明日一盃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問歸路詩詞意同

晁無咎嘲田氏詞

元豐己未廖明略晁無咎同登科明略所遊田氏者姝麗也一日明略邀無咎晨過田氏田氏遽起對鑑理髮且盼且語草草妝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爲下水船一闋上客驪駒喚銀甁睡起困倚妝臺盒盆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盤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水斜領花枝交鏡裏淡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愔愔密意空作江邊解佩

水光山色漁父家風

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頗況漁父詞新婦磯邊月明小兒浦口潮平沙頭鷺宿魚驚東坡云元眞語極清麗恨其曲度不傳加數語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芘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見之擊節稱賞且云惜乎散花與桃花字重疊又漁舟少有使帆者乃取張顧二詞合爲浣溪沙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沈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問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卻玉肌花貌眞得

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山谷晚年亦悔前作之未工。因表弟李如箎言。漁父詞以鷗鳧天歌之。甚協律。恨語少聲多耳。因以憲宗畫像求元眞子文章及元眞之兄松齡勸歸之意。足前後數句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尚覓元眞子。何處而今更有詩。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東坡笑曰。魯直乃欲平地起風波邪。師川乃作浣溪沙鷗鳧天各二闋。蓋因坡谷異同而作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一波才動萬波隨。黃帽豈如青箬笠。羊裘何似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其二云。新婦磯邊秋月明。女兒浦口晚潮平。沙頭鷺宿戲魚驚。青箬笠前明此事。綠蓑衣裏度平生。斜風細雨小船輕。其三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若覓元眞子。晴在長江理釣絲。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浮雲萬里煙波客。惟有滄浪孺子知。其四云。七澤三湘碧草連。洞庭江漢水如天。朝廷若覓元眞子。不在江邊卽酒邊。明月棹。夕陽船。鱸魚恰似鏡中懸。絲綸釣具都收卻。八字山前聽雨眠。

沁水公主園

今世樂府傳沁園春詞。案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爲皇后。憲恃宮掖聲勢。遂以縣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然則沁水園者。公主之園也。故唐人類用之。崔湜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云。沁園東郭外。襄駕一遊盤。李適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云。歌舞平陽地。園亭沁水林。李義府長寧公主東莊詩云。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世所傳呂洞賓沁園春詞所謂七返還丹。乃知唐之中世。已有此音矣。

別易會難

顏氏家訓曰。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岐路言離。歡笑分首。李後主長短句蓋用此耳。故云別時容易見時難。又云別易會難無可奈。然顏說又本文選陸士衡答賈謐詩云。分索則易。攜手實難。

千里傷行客

晏元獻早入政府。迨出鎮。皆近畿名藩。未嘗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離席官奴有歌千里傷行客之詞。公怒曰。予生平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也。

館客棄密約之好

開封富民楊氏子。館客頗豪俊。有女未行。私竊慕之。遂有偸香之說。密約登第結姻。客既過省。乃棄所好。屢約相會。杳不可得。登第後。密遣人諭女曰。若遂成婚好。則先姦後婚。在法當離。必不能久耳。或落髮則我亦不娶。朝夕遊處。庶能長久。女信之。然思慕已成疾。遂懇請於父母。求祝髮焉。或告客已與某氏結婚者。女聞之悶絕。良久索筆書曰。黃葉無風自落。彩雲不雨空歸。就歸字落筆放手而絕。兩句乃舊詞也。

傷春怨

王江寧元豐間嘗得樂章兩闋于夢中。云雨打江南樹。一夜花開無數。綠葉漸成陰。下有遊人歸路。與君相逢處。不道春將暮。把酒祝東風。且莫惡匆匆去。其二云。春又老。南陌酒香梅小。徧地落花渾不掃。夢回

情意悄。紅牋寄與添煩惱。細寫相思多少。醉後幾行書帶草。淚痕都搵了。

載將離恨過江南

東坡長短句云。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張文潛用其意以爲詩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王平甫嘗愛而誦之。彼不知其出於東坡也。

妾意在寒松

鄭毅夫樂章。有玉環妾意無渝。問君心朝槿何如。玉環、韋皐事。朝槿、王僧孺詩語也。王賦上山采蘼蕪云。出戶望蘭薰。蓑簾正逢君。斂容才一訪。新人詎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笑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蘇瓊善詞

姑蘇官奴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飲。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卽席爲之。乞韻以九字。詞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巵芳酒。記得南宮高選。弟兄爭占鰲頭。金爐玉殿瑞煙浮。高占甲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

玉瓏璁詞

近時有士人（不欲書名）嘗於錢塘江漲橋爲狹斜之遊。作樂府名玉瓏璁云。城南路。橋南樹。玉鉤簾捲香橫霧。新相識。舊相識。淺顰底笑。嫩紅輕碧。惜惜惜。劉郎去。阮郎住。爲雲爲雨朝還暮。心相憶。空相憶。露荷心性。柳花蹤跡。得得得。其後朝廷收復河南。士人者陷而不返。其友（不欲書名）作詩寄之。且附以龍涎香。詩云。江漲

橋邊花發時。故人曾共著征衣。請君莫唱橋南曲。花已飄零人不歸。士人在河南。得詩。酬之云。認得吳家心字香。玉窗春夢紫羅囊。餘熏未歇人何許。洗破征衣更斷腸。

菊詞此花開後更無花

李和文公作望漢月詞。一時稱美。云。黃菊一叢臨砌。顆顆露珠妝綴。獨教冷落向秋天。恨東君不曾留意。雕欄新雨露。綠鮮上亂鋪金蘂。此花開後更無花。願愛惜莫同桃李。時公鎮澶淵。寄劉子儀書云。澶淵營髭有一二擅喉轉之技者。唯以此花開後更無花爲酒鄉之資耳。不是花中唯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乃元微之詩。和文述之爾。

明月逐人來詞

樂府有明月逐人來詞。李太師撰譜。李持正製詞。云。星河明淡。春來深淺紅蓮。正滿城開徧。禁街行樂暗塵香拂面。皓月隨人近遠。天半鰲山光動。鳳樓兩觀。東風靜。珠簾不捲。玉輦將歸。雲外聞絃管。認得宮花影轉。東坡曰。好箇皓月隨人近遠。持正又作人月圓。今尤膾炙人口。云。小桃枝上春風早。初試薄羅衣。年年樂事。華燈競處。人月圓時。禁街簫鼓。寒輕夜永。纖手重攜。更闌人散。千門笑語。聲在簾幃。近時以爲小王都尉作。非也。

花蘂夫人詞

僞蜀主孟昶。徐匡璋納女于昶。拜貴妃。別號花蘂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蘂翾輕也。又升號慧妃。以

號如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途中作詞自解曰。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已以夫人性費誤也。

幼卿浪淘沙詞

宣和間。有題於陝府驛壁者云。幼卿少與表兄同硯席。雅有文字之好。未笄。兄欲締姻。父母以兄未祿。難其請。遂適武弁。公明年兄登甲科。職教洮房。而良人統兵陝右。相與邂逅於此。兄鞭馬略不相顧。豈前憾未平邪。因作浪淘沙以寄情云。目送楚雲空。前事無蹤。漫留遺恨鎖眉峰。自是荷花開較晚。孤負東風。客館歎飄蓬。聚散匆匆。揚鞭那忍驟花驄。望斷斜陽人不見。滿袖嗁紅。

並蒂芙蓉詞

政和癸巳。大晟樂成。嘉瑞既至。蔡元長以冕端禮次膺薦於徽宗。詔乘驛赴闕。次膺至都。會禁中嘉蓮生。分苞合趺。夐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效樂府體屬詞以進。名並蒂芙蓉。上覽之稱善。除大晟府協律郎。不克受而卒。其詞云。太液波澄。向鑑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綠荷深。並丹臉爭媚天心眷。臨聖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藥。願君王壽與南山齊比。池邊屢回翠輦。擁羣仙醉賞。凭欄凝思。萼綠攬飛瓊。共波上游戲。西風又看露下。更結雙雙新蓮子。鬬妝競美。問鴛鴦向誰留意。

東坡卜算子詞

東坡先生謫居黃州。作卜算子云。缺月掛疏桐。夢斷人初靜。時見山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

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其屬意蓋爲王氏女子也。讀者不能解。張右史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老。嘗得其詳。題詩以誌之。空江月明魚龍眠。月中孤鴻影翩翩。有人清吟立江邊。葛巾藜杖眠窺天。夜冷月墮幽蟲泣。鴻影翹沙衣露溼。仙人采詩作步虛。玉皇飲之碧琳腴。

柳三變詞

仁宗留意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豔虛薄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爲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沖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後改名永。方得磨勘轉官。其詞曰。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用江上數峰青之句填詞

唐錢起湘靈鼓瑟詩。末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秦少游嘗用以填詞云。千里瀟湘接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危檣情悄悄。遙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滕子京亦嘗在巴陵。以前兩句填詞云。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淒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浣溪紗點絳脣詞

黃季岑云。往年蔡州瓜陂舖有用篦刀刻清泥壁爲浣溪紗詞云。碎剪香羅裹淚痕。鷓鴣聲斷不堪聞。斷人去近黃昏。整整斜斜楊柳陌。疏疏密密杏花邨。一番風月更消魂。豐城南禪寺壁間有秋社點絳脣云。燕子依依曉來忽爲誰歸去。淡雲生處。已覺賓鴻度。淺笑深嚬。便向機中素。乘鸞女。琐窗瓊宇。會有明年暑。

汪彥章詞

汪彥章在翰苑。屢致言者。嘗作點絳脣云。永夜厭厭。畫簷低月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閒卻傳盃手。君知否。曉鴉啼後。歸夢濃如酒。或問曰。歸夢濃如酒。何以在曉鴉啼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生聒噪何。

樂府塵土黃詞

殿中侍御史劉公次莊中叟。元祐中。罷官。寄居臨江軍之新淦。嘗往來袁州。時有一倡。爲郡官所據。太守怒之。逐出境外。中叟感其事。而作樂府塵土黃。並譯箋。凡三章。其序曰。崔徽霍玉愛愛等事。昔人歌之。非特爲二三子而作也。然遺語序情。雖爲詩曲。而參比樂府。則失古遠矣。故自唐以來。杜甫則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浮雲轉石。勢不可遏。李賀則摘裂險絕。務爲難及。曾無一點塵嬰之。張籍則平易優游。足有雅思。而氣骨差弱。世異才殊。體隨之變。亦其勢也。余比感宜春事。作塵土黃

一首雖不足方駕漢魏而討本探源或庶幾焉既又爲之譯爲之箋其義類雖同至於淺深遠近要自以意攷之耳其詞曰翠眉連娟舞袖長春風自對理容妝染絲繡作雙鴛鴦欲飛不飛在羅裳耳中明月珠肘後錦香囊憑高欲有寄所寄在遠方追風還君立路傍豈不有地能相當請著一鞭塵士黃譯曰妾本倡家子弁鬟擅容止名隸倡籍中生倡卽倡死物勢本從權情恩亦遂遷一朝官長怒獨抱錦衾眠日暮倚高樓青絲繫白馬豈不謝慇懃汪汪淚盈把萬感自有因無容遽相親請君促金勒妾願看飛塵箋曰春臺女兒似紅玉曾奉當筵柘枝曲舞成早自得癡名更傍春風情不足客攜黃金欲有贈多在鄰家賭雙陸近從新官作顏面祇得低心隨所欲自知久去非所安夜半東門車特碌秀闕芙蓉潭畔起每向波間得雙鯉水流卻上大應難惟有孤懷似潭水一騎翩翩錦臂韝紅羅百丈作纏頭爲言聞得琵琶怨當門下馬欲登樓莫登樓君馬駿無限朱簾薰好香城北城南無一瞬

東坡送潘邠老赴省詞

別酒送君君一醉清潤潘郎更是何郎壻記取鈆頭新利市莫將分付東鄰子回首長安佳麗地三十年前我是風流帥爲向青樓尋舊事花枝缺處餘名字右蝶戀花詞東坡在黃時送潘邠老赴省試作也今集不載

杭妓琴操

杭之西湖有一倅閒唱少游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云畫角聲斷譙門非

斜陽也。倅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卽改作陽字韻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靄茫茫。孤邨裏。寒鴉萬點。流水遶低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漫贏得青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長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東坡聞而稱賞之。後因東坡在西湖。戲琴曰。我作長老。爾試來問。琴云。何謂湖中景。東坡答云。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與孤鶩齊飛。琴又云。何謂景中人。東坡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聳巫山一段雲。又云。何謂人中意。東坡云。惜他楊學士。憨殺鮑參軍。琴又云。如此究竟如何。東坡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卽削髮爲尼。

張才翁以張公庠詩爲詞

邛州張公庠遊白鶴山。有詩云。初眠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爲擁鼻吟。遠宦情懷消壯志。好花時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春愁開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秋官張才翁遂以此詩成雨中花云。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陰。據鞍馬上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嗟壯志消沈。正好花時節。山城留滯。忍負歸心。別離萬里。飄蓬無定。誰念會合難憑。相聚裏。休辭金盞酒淺還深。欲把春愁抖擻。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凭欄垂袖。聊寄登臨。

賀方回石州引詞

賀方回眷一妓。別久。妓寄詩云。獨倚危欄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

賀得詩。初敍分別之景色。後用所寄詩成石州引云。薄雨初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闊。長亭柳色纔黃。遠客一枝先折。烟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鴻。東風銷盡龍沙雪。還記出關來。恰而今時節。將發畫樓芳酒。紅淚清歌。頓成輕別。已是經年杳杳音塵都絕。欲知方寸。共有幾許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結。望斷一天涯。兩厭厭風月。

御詞

徽宗天才甚高。於詩文外尤工長短句。嘗爲探春令云。簾旌微動。峭寒天氣。龍池冰泮。杏花笑吐香紅淺。又還是春將半。清歌妙舞從頭按。等芳時開宴。況去年對著東風。曾許不負鶯花願。聒龍謠云。紫闕岩巉。紺宇邃深。望極絳河清淺。霜月流天。鎖穹隆光滿。水晶宮金鎖龍盤。玳瑁簾玉鉤雲捲。動深思。秋籟蕭蕭。比人世倍清燕。瑤階迴玉籤鳴。漸祕省引水。轆轤聲轉。雞人唱曉。促銅壺銀箭。拂晨光宮柳烟微。蕩瑞色御爐香散。從宸遊前後爭趨。向金鑾殿。宣和乙巳冬。幸亳州。途次御製臨江仙云。過水穿山前去也。吟詩約句千餘。淮波寒重雨疏疏。煙籠灘上鷺。人買就船魚。古寺幽房權且住。夜深宿在僧居。夢魂驚起轉嗟吁。愁牽心上慮。和淚寫回書。

能改齋漫錄卷十七

樂府

茶詞

豫章先生少時嘗爲茶詞。寄滿庭芳云。北苑龍團。江南鷹爪。萬里名動京關。碾深羅細。瓊蕊冷生煙。一種風流氣味。如甘露不染塵煩。纖纖捧。冰甃弄影。金縷鷓鴣斑。相如方病酒。銀甁蟹眼。驚鷺濤翻。爲扶起尊前醉玉頹山。飲罷風生兩袖。醒魂到明月輪邊。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窗前。其後增損其詞。止詠建茶云。北苑研膏。方圭圓璧。萬里名動天關。碎身粉骨。功合在淩煙。尊俎風流戰勝。降春夢開拓愁邊。纖纖捧。香泉濺乳。金縷鷓鴣斑。相如雖病渴。一觴一詠。賓有羣賢。便扶起燈前。碎玉頹山。搜攪胸中萬卷。還傾動三峽詞源。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妝殘。詞意益工也。後山陳無己同韻和之云。北苑先春。琅函寶韞。帝所分落人間。綺窗纖手。一縷破雙團。雲裏遊龍舞鳳。香霧靄飛入瑚盤。華堂靜。松風雲竹。金鼎沸潺湲。門闌車馬動。浮黃嫩白。小袖高鬟。便胸臆輪囷。肺腑生寒。喚起謫仙醉倒。瀲湖海傾寫濤瀾。笙歌散。風簾月幕。禪榻鬢絲斑。

贈楊姝詩詞

豫章先生在當途。又贈小妓楊姝彈琴送酒寄好事近云。一弄醒心絃。情在兩山斜疊。彈到古人愁處。有

眞珠承睫。使君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頰。自恨老人憤酒。負十分金葉。故集中有贈彈琴妓楊姝絕句云。千古人心指下傳。楊姝閒處更嬋娟。不知心向誰邊切。彈作南風欲斷絃。

秦少游唱和千秋歲詞

秦少游所作千秋歲詞。予嘗見諸公唱和親筆。乃知在衡陽時作也。少游云。至衡陽呈孔毅甫使君。其詞云云。今更不載。毅甫本云次韻少游見贈。其詞云。春風湖外。紅杏花初退。孤館靜。愁腸碎。淚餘痕在枕。別久香銷帶。新睡起。小園戲蝶飛成對。惆悵誰人會。隨處聊傾蓋。情暫遣。心何在。錦書消息斷。玉漏花陰改。遲日暮。仙山杳杳空雲海。其後東坡在儋耳。姪孫蘇元老因趙秀才還自京師。以少游毅甫所贈酬者寄之。東坡乃次韻錄示元老。且云。便見其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之意。其詞云。鳥邊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淚濺。丹衷碎。聲搖蒼玉佩。色重黃金帶。一萬里。斜陽正與長安對。道遠誰云會。罪大天能蓋。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覬。舊學終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豫章題云。少游得謫。嘗夢中作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於藤州光華亭上。崇寧甲申庭堅竄宜州。道過衡陽。覽其遺墨。始追和其千秋歲詞云。苑邊花外。記得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歌雲遶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盃盤狼藉猶相對。洒淚誰能會。醉臥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波濤萬頃珠沈海。晁無咎集中嘗載此詞而非是也。少游詞云。憶昔西池會。鶯鶯同飛蓋。亦爲在京師與毅甫同在於朝。敍其爲金明池之游耳。今越州處州皆指西池在彼。蓋未知其本源而云也。

阮閱休善爲長短句

龍舒人阮閱、字閱休.能爲長短句.見稱於世.政和間.官於宜春.官妓有趙佛.妓籍中之錚錚也.嘗爲洞仙歌贈之云.趙家姊妹.合在昭陽殿.因甚人間有飛燕.見伊底盡道獨步江南.便江北也何曾慣見.惜伊情性.不解嗔人.長帶桃花笑時臉.向尊前酒底.得見些時.似恁地好.能得幾迴細看.待不眨眼兒覷著伊.將眨眼底工夫.剩看幾遍.阮官至中大夫.累任監司郡守.他詞皆類此.

夏均父登浯臺作詞

夏倪均父.宣和庚子.自府曹左遷祁陽酒官.過浯溪.登浯臺.愛其山水奇秀.自謂非中州所有.不減淵明斜川之游.且作長短句以減字木蘭花歌之云.江涵曉日.蕩漾波光搖槳入.笑指浯溪.謦叟雄文鎖翠微.休嗟不偶.歸到中州何處有.獨立風煙.湘水浯臺總接天.

王觀應制詞

王觀學士嘗應制撰清平樂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眞箇醉.進酒猶呼萬歲.折旋舞徹伊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高太皇以爲媟瀆神宗.翌日罷職.世遂有逐客之號.今集本乃以爲擬李太白應制.非也.

黃元明詞

豫章先生弟黃元明.宰廬陵縣.赴郡會.坐上巾帶偶脫.太守喻妓令綴之.既畢.且俾元明撰詞.云.銀燭畫

堂明如晝。見林宗巾墊羞蓬首。針借花枝綠賒羅袖。須臾兩帶還依舊。勸君倒載休今後。也不須更漉淵明酒。寶篋深藏濃香熏透。爲經十指如葱手。蓋七娘子也。

王輔道詞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銷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雒水東流山四繞。路旁幾箇新華表。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煙寒雨埋荒草。王案輔道侍郎漁家傲詞也。歌之使人有遺世之意。王在徽宗朝嘗奏天神降其家。徽宗欲出幸。左右奏恐有不測。宜有以審其眞僞。既中使至其家。無有也。因坐誣以死。世謂輔道乃曉人。不應爾。蓋輔道、韶之子。韶熙河用兵。其濫殺者多。故冤以致其禍耳。輔道又有浣溪沙兩詞。其一云。扇影輕搖一線香。斜紅勻過晚來妝。嬌多無事做凄涼。借問誰教春易老。幾時能句夜何長。舊歡新恨總思量。其二云。珠箔隨簷一桁垂。繡屏遮枕四邊移。春歸人懶日遲遲。舊事只將雲入夢。新歡重借月爲期。晚來花動隔牆枝。玉樓春兩詞。其一云。愁聞思入江南遠。簾幕低垂閒不捲。玉珂聲斷曉屏空。好夢驚迴還起懶。風輕只覺香煙短。陰重不知天色晚。隔窗人語趁朝歸。旋整宿妝勻睡眼。其二云。繡屏曉夢鴛鴦侶。可惜夜來歡聚取。幾聲低語記曾聞。一段新愁看怎覷。繁紅洗盡臙脂雨。春被楊花句引去。多情只有舊時香。衣上經年留得住。

詠崔念四詞

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不欲書名）嘗遊妓崔念四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遊詞云。識箇人人。恰正二年歡會。似

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拚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到夢裏。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都下盛傳。

王荊公詞

王荊公築草堂於半山。引入功德水。作小港其上。疊石作橋。爲集句填菩薩蠻云。數間茅屋閒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其後豫章戲效其體云。半煙半雨谿橋畔。漁翁醉著無人喚。疏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潛解。問我去何之。君行卽自知。

顏持約詞不減唐人語

顏持約流落嶺外。舟次五羊。作品令云。夜蕭索。側耳聽清海樓頭吹角。停歸棹。不覺重門閉。恨只恨暮潮落。偸想紅㾗綠怨。道我眞箇情薄。紗窗外。厭厭新月上。應也則睡不著。朱希眞、洛陽人。亦流落嶺外。九日作沙塞子云。萬里飄零南越山。引淚酒添愁。不見鳳樓龍闕。又驚秋。九日江亭閒望。蠻樹瘴雲浮。腸斷紅蕉花晚。水東流。不減唐人語。

五夜放燈

帝城五夜宴遊歇。殘燈外。看殘月。都人猶在醉鄉中。聽更漏初徹。行樂已成閒話說。如春夢覺時節。大家重約探春行。問甚花先發。李駙馬正月十九日所撰滴滴金詞也。京師上元。國初放燈止三夕。時錢氏納

土。進錢買兩夜。其後十七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故詞云五夜。

釋可正平尤工長短句

釋可正平工詩之外。其長短句尤佳。世徒稱其詩也。嘗見其有菩薩蠻兩闋。其一云。西風簌簌低紅葉。梧桐影裏銀河側。夢破畫簾垂。月明烏鵲飛。新愁那致許。欲似千絲縷。雁亦不堪聞。砧聲何處邨。其二云。誰能畫取沙邊雨。和煙淡掃蒹葭渚。別岸卻斜暉。採蓮人未歸。鴛鴦如解語。對浴紅衣去。去了便回頭。教儂特地愁。

李右丞送連寶文罷守詞

寶文閣直學士連南夫鵬舉、罷守泉南。李右丞邴漢老送之以詞。寄玉蝴蝶云。壯歲分符方面。惠風草偃。禾稼春融。報政朝天歸去。穩步鼇宮。望堯窼九重絳闕。頒漢詔五色芝封。湛恩濃。錦衣槐里。重繼三公。雍容臨岐祖帳。綺羅環列。冠蓋雲叢。滿城桃李。盡將芳意。謝東風。柳煙輕萬條離恨。花露重千點嚥紅。莫匆匆。且陪珠履。同醉金鍾。

豫章解印作木蘭花令

豫章守當塗。既解印。後一日。郡中置酒。郭功甫在坐。豫章爲木蘭花令一闋示之云。淩敲臺上青青麥。姑孰堂前餘翰墨。暫分一印管江山。稍爲諸公分皁白。江山依舊雲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惺。問取磯頭新婦石。其後復竄易前詞云。翰林本是神仙謫。落帽風流傾坐席。座中還有賞音人。能岸烏

紗傾大白江山依舊雲橫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惺。問取磯頭新婦石

燒殘絳蠟報黃昏詞

晁以道云。杜安世詞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黃昏未到。焉得燒殘絳燭。或云王荊公父益都官所作。曾有人以此問之。答曰。重簷邃屋。簾幕擁密。不到夜已可然燭矣。韓魏公以此賞杜公。杜云乃王益作。荊公時在坐。聞語離席。其全章云。燒殘絳燭淚成痕。街鼓報黃昏。碧雲又阻來信。廊上月侵門。愁永夜。拂香裀。待誰溫。夢蘭憔悴。擲果淒涼。兩處銷魂。蓋訴衷情也。

王君玉燕詞

歐陽文忠公愛王君玉燕詞云。煙逕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匆匆。梅聖俞以爲不若李堯夫燕詩云。花前語澀春猶冷。江上飛高雨乍晴。君玉全章云。江南燕。輕颺繡簾風。二月池塘新社過。六朝宮殿舊巢空。頡頏恣西東。王謝宅。曾入綺堂中。煙逕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匆匆。偏占杏梁紅。

兀兀陶陶詞

豫章云。醉醒醒醉一曲。乃醉落魄也。其詞云。醉醒醒醉。憑君會取些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入愁腸。便有陽春意。須將幕席爲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從他兀兀陶陶裏。猶勝惺惺惹得閒憔悴。此詞亦有佳句。而多斧鑿痕。又語高下不甚入律。或傳是東坡語。非也。與蝸角虛名解下癡絛之曲相似。疑是王仲父作。因戲作二篇示之。元祥黃中行。其一云。陶陶兀兀。尊前是我華胥國。爭名爭利休休莫。雪月風花。不醉怎

歸得。邯鄲一枕誰憂樂。新詩新事因閒適。東山小妓攜絲竹。家裏樂天。郫裏謝安石。其二云。陶陶兀兀人生無累何由得。盃中三萬六千日。悶損旁觀。我但醉落魄。扶頭不起還殢玉。日高春睡平生足。誰門可款新篘熟。安樂春泉玉醴荔枝綠。其曰安樂春泉玉醴荔枝綠者。親賢宅四酒名也。其曰家裏樂天郫裏謝安石者。蓋石曼卿自嘲云。郫裏黃繙綽家中白侍郎。

驛壁玉樓春詞

余紹興戊辰沿檄至信州鉛山。見驛壁有題玉樓春詞。不著姓氏。今載于此云。東風楊柳門前路。畢竟雕鞍留不住。柔情勝似嶺頭雲。別淚多如花上雨。青樓畫幕無重數。聽得樓邊車馬去。若將眉黛染情深。直到丹青難畫處。

宋景文劉原父送別詞

侍讀劉原父守維揚。宋景文赴壽春。道出治下。原父爲具以待宋。又爲踏莎行詞以侑歡云。蠟炬高高龍煙細細。玉樓十二門初閉。疏簾不捲水晶寒。小屏半掩琉璃翠。桃葉新聲。榴花美味。南山賓客東山妓。利名不肯放人閒。忙中偷取功夫醉。宋卽席爲浪淘沙近以別原父云。少年不管。流光如箭。因循不覺韶光換。至如今。始惜月滿花滿酒滿。扁舟欲解垂楊岸。尙同歡宴。日斜歌闋將分散。倚蘭橈。望水遠天遠人遠。其云南山賓客東山妓。本白樂天詩。

詠草詞

梅聖俞在歐陽公座有以林逋草詞金谷年年亂生青草誰爲主爲美者聖俞因別爲蘇幕遮一闋云露隄平煙墅杳亂碧萋萋雨後江天曉獨有庾郎年最少窄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長亭迷遠道堪怨王孫不記歸期早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歐公擊節賞之又自爲一詞云欄杆十二獨凭春晴碧遠連雲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謝家池上江淹浦畦吟魄與離魂邯鄲疏雨滴黃昏更特地憶王孫蓋少年遊令也不惟前二公所不及雖置諸唐人溫李集中殆與之爲一矣今集本不載此篇惜哉

維揚好安陽好詞

韓魏公皇祐初鎮揚州本事集載公親撰維揚好詞四章所謂二十四橋千步柳春風十里上珠簾者是也其後熙寧初公罷相出鎮安陽公復作安陽好詞十章其一云安陽好形勢魏西州曼衍山河環故國昇平歌吹沸高樓和氣鎮飛浮籠畫陌喬木幾春秋花外軒窗排遠岫竹間門巷帶長流風物更清幽其二云安陽好戟戶使君宮白晝錦衣清宴處鐵楹丹榭畫圖中壁記舊三公棠訟悄池館北園通夏夜泉聲來枕簟春來花氣透簾櫳行樂與何窮餘八章不記

張文潛祠

右史張文潛初官許州喜官妓劉淑奴張作少年游令云含羞倚醉不成歌纖手掩香羅偎花映燭偷傳深意酒思入橫波看朱成碧心迷亂翻脈脈斂雙蛾相見時稀隔別多又春盡柰愁何其後去任又爲秋

藥香寓意云。簾幕疏疏風透。一線香飄金獸。朱欄倚徧黃昏後。廊上月華如晝。別離滋味濃如酒。著人瘦。此情不及牆東柳。春色年年如舊。元祐諸公皆有樂府。惟張僅見此二詞。味其句意。不在諸公下矣。

燭影搖紅

王都尉有憶故人詞云。燭影搖紅向夜闌。乍酒醒心情懶。尊前誰爲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沈雨散。凭欄杆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徽宗喜其詞意。猶以不豐容宛轉爲恨。遂令大晟府別撰腔。周美成增損其詞而以首句爲名。謂之燭影搖紅云。芳臉勻紅。黛眉巧畫。宮妝淺。風流天付與精神。全在嬌波眼。早是縈心可慣。向尊前頻頻顧盼。幾回相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燭影搖紅。夜闌飲散春宵短。當時誰會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爭奈雲收雨散。凭欄杆東風淚滿。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深院。

弔二姬溫卿宜哥詩

宿州營妓張玉姐、字溫卿。本靳澤人。色技冠一時。見者皆屬意。沈子山爲獄掾。最所鍾愛。既罷。途次南京。念之不忘。爲剔銀燈二闋。其一云。一夜隋河風勁。霜淫水天如鏡。古柳隄長。寒煙不起。波上月無流影。那堪頻聽。疏星外離鴻相應。須信道情多是病。酒未到愁腸還醒。數疊蘭衾。餘香未減。甚時枕鴛重並。教伊須更將盟誓後約言定。其二云。江上秋高霜早。雲靜月華如掃。候鴈初飛。嘹螿正苦。又是黃花衰草。等閒臨照。潘郎鬢星星易老。那堪更酒醒孤棹。望千里長安西笑。臂上妝痕。胸前淚粉。暗惹離愁多少。此情難表。除非是重相見了。其後明道中。張子野及黃子思先後相繼爲掾。尤賞之。偶陳師之求古以光祿丞來

掌摧酤。溫卿遂託其家。僅二年而亡。才十九歲。子思以詩弔之。人生第一莫多情。眼看仙花結不成。爲報兩京才子道。好將詩句哭溫卿。先是。子思有愛姬宜哥。客死舟中。遺言葬隄下。冀他日過此得一見。以慰孤魂。子思從之。作詩納柩中。其斷章云。恩同花上露。留得不多時。二人皆葬于宿州柳市之東。子野嘉祐中過而題詩云。好物難留古亦嗟。人生無物不塵沙。何時宰樹連雙冢。結作人間並蒂花。

以張志和漁父詞爲浣溪紗定風波

東坡、山谷、徐師川、既以張志和漁父詞填浣溪紗、鷓鴣天。其後好事者相繼而作。嘗有五闋云。雲鎖柴門半掩關。垂綸猶自在前灣。獨乘孤棹夜方還。任使有榮居紫禁。爭如無事隱青山。浮名浮利總輸閒。一副綸竿一隻船。簑衣竹笠是生緣。五湖來往不知年。青嶂更無榮辱到。白頭終沒利名牽。蘆花深處伴鷗眠。釣罷高歌酒二盃。醉醒曾笑楚臣來。夕陽維纜碧江隈。簑笠每因山雨戴。船窗多爲水花開。安居流景任相催。雨氣兼香泛芰荷。迴舟冒雨懶披簑。夜闌風靜水無波。白酒追歡常恨少。青山入望豈嫌多。人間榮辱盡從他。乃浣溪紗也。雨霽雲收望遠山。釣竿林下恣清閒。蟬噪日斜林影轉。溪岸。綠深紅淺畫屏閒。對酒狂歌時鼓枻。更邀同志醉前灣。待月卻尋維纜處。歸去煙蘿一徑接柴關。乃定風波也。

馮相三願詞

南唐宰相馮延己。有樂府一章。名長命縷云。春日宴。綠酒一盃歌一徧。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其後有以其詞意改爲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願。第一願且

闊久遠。二願恰如雕梁雙燕。歲歲得長相見。三願薄情相顧戀。第四願永不分散。五願奴哥收因結果。做箇大宅院。咏馮公之詞。典雅豐容。雖置在古樂府。可以無愧。一遭俗子竄易。不惟句意重複。而鄙惡甚矣。

韓子蒼題御畫鵲扇詩

韓子蒼題御畫鵲扇詩云。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羽爭巢並語時。天上飛來兩鳷鵲。一雙飛上萬年枝。蓋用馮延己樂府也。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春態淺。來雙燕。紅日初長一線。嚴妝催罷囀黃鸝。飛上萬年枝。乃鶴沖天也。

歐梅二妓詩

豫章寓荊州。除吏部郎中。再辭。得請守當塗。幾一年。方到官。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詩云。歐倩腰支柳一渦。大梅催拍小梅歌。舞餘細點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蓋歐梅、當塗官妓也。李之儀云。人之幸不幸。歐梅偶見錄于豫章。遂爲不朽之傳。與杜詩黃四娘何異。然豫章又有木蘭花令敍云。庭堅假守當塗。故人庾元鎮。窮巷讀書。不出入州縣。因作此以勸庾酒云。庾郎三九常安樂。使有萬錢無處著。徐熙小鴨水邊花。明月清風都占卻。朱顏老盡心如昨。萬事休休休還莫莫。尊前見在不饒人。歐舞梅歌君更酌。自批云。歐梅、當時二妓也。

東坡戚氏詞

玉龜山東皇靈媲統羣仙。絳闕岩嶢。翠房深迥。倚霏煙。幽閒志悄然。金城千里鎖嬋娟。當時穆滿巡狩。翠

華曾到海西邊。風露明霽。鯨波極目。勢浮輿蓋方圓。正迢迢麗日。元圃清寂。瓊草芊綿。爭解繡勒香韉。鞚駐蹕。八馬戲芝田。瑤池近。畫樓隱隱。翠鳥翩翩。肆華筵。開作翠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稚顏皓齒。綠髮方瞳。圓極恬淡高妍。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縹緲飛瓊妙舞。命雙成奏曲醉留連。雲璈韻響瀉寒泉。浩歌暢飲。斜月低河漢。漸漸綺霞天際紅深淺。動歸思回首塵寰。爛漫遊玉輦東還。杏花風數里響鳴鞭。望長安路。依稀柳色。翠點秦川。東坡戚氏詞也。東坡元祐末自禮部尚書帥定州日。官妓因宴索公爲戚氏。公方坐與客論穆天子事。頗訝其虛誕。遂賫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才點定五六字。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問它詞。亦不容別進一語。且曰。足爲中山一時盛事。

瑤臺第一層

武才人以色最後庭。教坊詞名瑤臺第一層。託意於梅云。西母池宴罷。贈南枝。步玉霄。緒風和扇。冰華發秀。雪質孤高。漢陂呈練影。問是誰獨步江皋。便凝望。認壺中珪璧。天上瓊瑤。清標曾陪勝賞。坐忘愁解使塵消。況雙成與乳丹點染。都付香梢。壽妝酥冷。郢韻珮舉。霧捲雲消。樂逍遙。鳳凰臺畔。取次憶吹簫。

李久善詞

蜀人李久善。長短句有鷺鷥垂楊一點黃金溜。識者以爲新。余舊見王與善蝶戀花詞云。粉面與花相閒鬬。星眸一轉晴波溜。殆出于此。王名重元。祐閒人。全首云。去歲花前曾記有。半醉嬉遊。花下攜纖手。粉面與花相閒鬬。星眸一轉晴波溜。一見新花還感舊。淚眼逢春。忍更看花柳。春恨厭厭。和永晝。寂寞黃昏後。

又燭影搖紅云。煙雨江城。望中綠暗花枝少。惜春長待醉東風。卻恨春歸早。縱有幽歡會。奈如今風情漸老。鳳樓何處。畫欄愁倚。天涯芳草。

頭上宮花顫詞

去年今日。從駕遊西苑。彩仗壓金波。看水戲魚龍曼衍。寶津南殿。宴坐近天顏。金盃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六軍錦繡。萬騎穿楊箭。日暮翠華歸。擁鈞天笙歌一片。如今關外。千里未歸人。前山雨。西樓晚。望斷思君眼。此陳濟翁驀山溪詞也。舍人張孝祥知潭州。因宴客、妓有歌此。至金盃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其首自爲之搖動者數四。坐客忍笑指目者甚多。而張竟不覺也。

作詞以弔楊謝

紹興庚午。台之黃巖妓有姓謝與姓楊者。情好甚篤。爲嫗所制。相約夜投諸江。好事者有爲望海潮以弔之。彩筒角黍。蘭橈畫舫。佳時競弔沈湘。古意未收。新愁又起。斷魂流水茫茫。堪笑又堪傷。有臨皐仙子。連璧檀郎。暗約同歸。遠煙深處。弄滄浪。倚樓魂已飛揚。共偷揮玉筋。痛飲霞觴。煙水無情。揉花碎玉。空餘怨抑淒涼。楊謝舊遺芳。算世間縱有。不恁非常。但看芙蕖並蒂。他日一雙雙。

能改齋漫錄卷十八

神仙鬼怪

士夫徼倖爲仙

高尚處士劉皋謂士大夫以嗜欲殺身。以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中人。不能發此言也。而士大夫乃徼倖一日而爲仙。豈理也哉。

呂洞賓唐末人

唐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想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度此時未可以稱翁。案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劒術。時至陳摶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初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云。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

呂洞賓傳神仙之法

呂洞賓嘗自傳。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

復遇苦竹眞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聚之時。常遊兩浙汴京譙郡。嘗著白襴角帶。右眼下有一痣。如人間使者筋頭大。世言吾賣墨。飛劒取人頭。吾聞哂之。實有三劒。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劒也。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故。爲人若反是。雖握手接武。終不成道。嗟乎。觀呂之所著。皆自身心始。而學者不能正心修身。徒欲爲徼倖之事。可乎。

劉妻死化爲異狀

滕待制宗諒。謫官秋浦。時州吏有劉某者。妻有美色。俄病死。浴裝在櫬。未及釘蓋。忽然化爲異狀。皮青髮紅。若世所畫鬼將之類。州吏悲而畏之。既葬。卽棄家爲道士。入九華山不返。宗諒後在北方。猶寄以詩。所謂九華劉道人是也。

陸仙師迎漕使安公

樞密安公惇處厚。元祐末爲江東漕使。因遊廬山太虛觀。未至數里間。有道士紫衣皁巾。領徒七人迎謁。既而不知所在。問左右。皆無見者。至觀謁陸修靜仙師遺像。則宛然其人也。元符庚辰。公再到。賦詩曰。昔年游歷訪霓旌。多謝仙師數里迎。今日重來知有意。此身應不爲公卿。

園子得道

臧論道郎中知洪州日有老兵爲園子能致非時果菜臧氏子弟稍異之問之則紿以得于市使他人求之終不得也察其所爲則無棲息獨臥圃中草舍往往夜定有語笑聲及迫而近之則又寂然其後論道從容撫接蓋久而才略告曰今夜三鼓漏點中半公能獨步至園中則老兵當有一言授公苟少差遲則遂成虛矣論道其夕不寐夜分具袍笏將出其妻苦問之不得已以實告其妻不測而強制之漏向盡論道亟趨草舍而老兵已死矣使人舉而瘞之屍如輕泡論道歎恨彌日

石曼卿丁度爲芙蓉城主

王子高遇仙人周瑤英與之遊芙蓉城世有其傳余案歐陽文忠公詩話記石曼卿死後人有恍惚見之者云我今爲仙主芙蓉城騎一青騾去如飛又案太常博士張師正所纂括異志記慶厤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靚裝麗服兩兩並行丁度觀文案轡其後朝士問後行者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城主俄聞丁死故東坡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韓子蒼言王荊公嘗和東坡此詩而集不載止記其兩句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萬鬼驅六丁

華陽洞門開

王筌、字子眞有道之士富鄭公嘗客之于門元豐中神宗賜號沖熙處士元符三年遊茅山受上清籙先是茅山中峰石洞忽開案其域乃眞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也自左元放仙去卽閉閟千歲矣至是復開又前期累日甘露薦降道士劉混康曰似此必有異無何先生至受籙之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山中刻

石爲記其事而給事中龔深之亦爲之詩曰華陽新報便門開應爲高人受籙來試問玉門砂遠近未饒元放是仙才先生留洞元庵久之若有所待嘗書壁云身佩上清寶籙心持大洞眞經入靜敷坐靈鎭神遊金闕玉京

王迪照鏡見前身棄官學道

熙寧初王迪爲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俾迪乃自照乃見星冠羽帔縹緲現鏡中迪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誤念墮此勉自修證勿淪苦海既去迪具以告妻妻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郡僚挽留不可咸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詩雖非警拔可以紀其實云鬢如抹漆左參軍脫卻青衫去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鼎烹玉兎山前藥花看金鼇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裂籃田夫婦總登眞後歸姑蘇不知所終

周貫尸解

周貫自言膠東人常稱木鴈子善屬文游于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褐粗全人或贈之則詣酒家取一醉餘皆散墜不顧西山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色如故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人親近不得也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張生因託宿焉生爲具酒食而臥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惟貫所臥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杲卿往案之柔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汩汩如浪鳴焉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于其地云張生還

家。其弟迎門曰。周公淩晨見過。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三篇。坐臥不離懷袖。人莫得見者。死之日。純臣得而有之。稱其文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紀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勵布衣穿。形骸一脫塵緣盡。太極光陰不計年。洪覺範冷齋夜話嘗言其略。然亦有不同也。

談驅夜癘夢得鄉書

傅霖。張乖崖之密友也。開寶中。嘗會于幹城。終日談話。鄰有病癘者。爲之不作。每有書與傅。必先夢之。故其詩有云。劇談驅夜癘。幽夢得鄉書。紀實事也。

仙家亦有靈芝殿

劉禹錫嘉話。謂唐延英殿、即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余見雲齋廣錄。載王平甫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邀至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題其宮曰靈芝。平甫有詩紀之。略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則靈芝之號。不特世間有也。余又觀平甫女名茂者石刻云。曾子固舊有夢記以述其事。然子固之筆。竟無有蓄之者。

虎伏罪媼之子復蘇

仁宗時。光祿卿呂璹少爲漳州漳浦令。爲政得人心。既去。邑人爲立生祠。方在邑時。民有死于虎者。璹哀之。于其死處施一穽。立其旁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穽有虎陷焉。時又有邑媼之子戲于陳將軍廟。盜其所供之果。出門而媼子仆于堦下而死。媼哭之甚哀。聽者惻然。璹因以文訟于廟。引盜宗廟酒食律。罪

當黥而將軍人臣宜處以等殺則盜食供果蓋不當死且憃愚者法所宜赦不廢公直也文既焚而媼子復蘇

曾易占詩讖

曾子固之祖曾易占南豐人知信州玉山縣坐法失官閒居十餘年執政憐之諷令至京師行次至洪州樵舍僧寺題詩屋壁云今朝才是雪泥乾日薄雲移又作寒家山千里何時到溪上梅花正好看是時慶厤七年六月二十日也人怪其寫景不侔既而行次睢陽而卒其孫子固載柩還鄉復過樵舍乃臘中雪日梅芳然此詩乃蔡君謨詩易占偶書之耳

楚小波詩

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赴水曰有婦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然余讀張君房脞說楚小波事其詩一同但有二首爲異耳別一詩云妾貌君才兩不常君今休更苦思量兒家自有清溪水飲著方知氣味長

仁宗芝草之瑞

仁宗始誕之夕楊下生芝草一本凡四十二葉故卽位四十二年應此之數也

鋸木有普照之形

左班殿直張櫟爲父置棺鋸解之而杉木有泗州普照王之形眉目衣座皆具隱然如畫郭功父爲文以

紀其事.

蠶吐絲成段

宣和間.新喻傅侯初爲靳春蔡氏壻.登第之歲.婦家簇蠶不繭.緣屋吐絲.自然成段.長丈餘.廣數尺.弈弈正黃.厚薄若一.如有邊幅然.鄉人以爲祥.賦詩盈軸.有一聯云.園客有絲難比繭.鮫人無杼自成綃.號爲絕出.洪駒父亦有一篇云.公子青衫得意朝.閨門異事喜成謠.星河牛女支機石.泉室鮫人暗織綃.園客憑虛誇獨繭.冰蠶志怪豈同條.細看霞綺驚羣眼.詎減霓裳下九霄.

冰有綾紋

熙寧八年.陳州大霜.城內外數里間.厚冰上皆有綾紋隱起如鐫琢.髣髴成攀枝孩兒.好事者以墨塗而印之.傳視其枝葩婉妙.與吳蜀所織爭工云.郡守陳襄述古歌以上聞.或曰奇異.不許輒進.乃止.

畢漸趙諗之識

狀元畢漸有惡之者.于登科記碑上刻去水旁.未幾.趙諗伏誅.方悟畢斬趙諗之識.

趙少師夢名

趙少師.應天府人.初名禋.夢神人持名簿.視其上有金書趙槩字.遂更名.字叔平.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及斂.棺中生紫芝.

擊大鼓享厚味

蔡薿文饒與許光凝嘉謨俱爲尚書。因會茶。嘉謨歎簿書之煩。曰。吾儕外望雖重。然日困刀筆。反與邨縣長官無異。思典外藩。擊大鼓享厚味。豈易得也。文饒曰。擊大鼓享厚味。在公優爲。薿安得而有之。嘉謨歸怪其語謬。未幾。嘉謨出知成都。文饒落職宮祠。

泗州大聖送東坡過海

鄒志完言。在嶺外見惠州太守方君。謂其家人素奉佛。一旦夢泗州大聖來別。云將送蘇子瞻過海。遂詰之曰。幾時當去。答曰。八日去。果如所言。故參寥以詩誌之曰。臨淮大士本無私。應物長于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

李似權記夢詩

李似權記夢詩云。碧玉山頭碧玉泉。琤琮聲裏數流年。不知曾與何人到。笑想丹題似昔緣。其二云。石壁蒼苔露未乾。小池射日石團團。弄泉漱玉歸何暮。風捲橫雲細細看。

夢人送喜雪

東坡元祐末爲禮部尚書。夢人送喜雪詩。云是王仲至所與。覺後唯記一聯。仲至因是以成章云。曉雪誰驚最後時。土膏方得助甘滋。歲功已覺三元近。春事何憂一覺遲。此一聯乃得于夢中。不著寒梅容觸冒。半留紅杏惜離披。神交彼此無勞辨。更爲公題述夢詩。

迎曙亭

仁宗晚年久不豫。漸復康平。御朝。忽一日。命宮嬪妃主遊後苑。乘小輦。東向欲登城堞。遙見一小亭。榜曰迎曙。仁宗不悅。卽時回輦。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極。

王丞相禱雨

眞宗朝。黃震知亳州永城縣。時大旱。王丞相欽若爲郡倅。至邑祈雨。夜祭祠下。王默禱。他日如至台輔。四更當雨。黃密知之。私戒鼓吏促其更籌。遽擊四鼓。而雲未應。王亦自信之重。莊嚴而待。及期果雨。竟如所望。

寇萊公強人飲

寇萊公善飲酒。人罕能敵。迨罷相。判永興。官吏賓客之能飲者。不限位貌。常令陪飲席。時處士魏野僧夢英。亦常預坐。有倅連困于酒。已疾而公尙促之不已。其妻乃叩公庭而訟焉。遂免。後有一道人上謁。自言能劇飲。一引可盡斛瓶。索公以瓶爲對。公喜。如其請。既而道人舉瓶一引而盡。公則不能。道人強之。公笑曰。量不可加。遂止。道人因謂公曰。今後少勸人酒。公悟。自爾勸酒減矣。道人遂不復見。

張相公食料羊

張相公齊賢。洛人。布衣時。嘗春遊嵩嶽廟。飲酒醉臥于丘石。夢人驅羣羊于前。謂曰。張相公食料羊。後張每食數斤方厭。世無比者。

擲骰默占

章郇公守洪州。嘗因宴客擲骰賭酒。乃自默占。如異日登台輔。即成貴采。一擲得佛面浮圖。遂緘祕其骰。至爲相猶在。

賜鞍繡文

章郇公初入樞府。以所賜鞍繡文疏。略命市工別繡之。既就來上。視其花。乃宰相所用。不旋踵遂大拜。

秦亭之夢

余左丞靖。嘗夢人告己云。官至八座。死在秦亭。常自思曰。然則我不過爲天水郡將耳。其後靖過江寧。泊舟秦淮亭下。得疾而亡。

炙丹田之效

豐城李仲武告命。能謙罷丹徒。嘗言丹徒令以捕寇徒官。令初尉臨海。有寇魁年八十。筋力絕人。盛寒臥地飲冰。了不爲異。人皆以妖妄疑之。既就捕。令訊無他。自言年三十許時。有道人告己云。凡物經火乃能壽。土赴水即潰焉。瓦礫乃至千年。木仆地即朽。炭之埋沒更堅緻。人之灼灸猶是也。用其語。歲炙丹田百灶。行之蓋四十餘年。其盛坐棄市。令密使人決腹視之。有白膜總于臍。臍若芙蕖狀。披之蓋數十重。豈一歲一膜邪。

江沔能舉重物

仁宗朝。江沔建州人。以布衣遊場屋三十年。未成名。在京師。殊無聊。忽一日。支彊屢欠伸。猶不快。偶持重

物乃微快。因漸取重物持之。滋重滋快。嘗過貴侯門外。見大扁石。沔試捧之。舉甚易。又遊相國寺。與衆書生倚殿柱觀倡優。沔陰抱殿柱。柱卽與礎相離。沔以脚撥一書生衣尾入柱下。從而壓之。俄頃。書生欲去而不能。沔笑曰。相戲耳。沔爲起柱而脫之。于是都下相傳沔有神力。或勸沔應武舉者。曰。他人壯勇自少得之。今君得于中年。蓋天所贊。必有大功名也。沔從之。遂中第。然官止殿直。

易葬他人陰地之報

夏侯公素好術數。陰陽山水。古說無不收造。其薨于洛中。得善地以葬。時其子龍圖安期已貴顯。當開塋域。不自督役。委之幹者。其地乃古之一侍中葬穴也。其故槨碑刻具在。幹者以大事迫期。遂諱不白而易之。取棺碑于旁近埋之。既葬未幾。龍圖死。其婦挈家資數萬改適。其次子又得罪廢。

李氏之門女多貴

李參政昌齡家女多得貴壻。參政范公仲淹。樞副鄭公戩。皆自小官布衣選配爲連袂。及都官公晉卿有二女。其長子太廟齋郎逖、與前岳州判官王陶樂道、布衣滕甫元發相善。多會于許之長葛。一旦李死。附家人語云。吾二女長者配樂道。次者元發。我家得二壻。足矣。然時二君一雖仕。一尙在場屋。皆非常士也。而李陰有所知。家人及二君亦樂從。遂皆連袂次舉、元發第三人登科。而王尙幕職。不日進擢。相繼爲翰林學士。已而遂爲兩府。故世多傳李氏之門女多貴焉。

官吏誤入無辜與殺人同

梅尚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徑入武夷山。栖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曰。罪莫大于殺人。夔抱大罪。奈何與妄念于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況于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均。夔于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聞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民有妾夏沈香者。濯衣井旁。其嫡子適墮井。妻訟于州。必以謂沈香擠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卽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沈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人之無所授。聞廟師邢頗從仙人遊。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之答。尋語所親曰。如沈香何。睦爲之震汗。廢食者累日。

蔣女得仙

元豐中。武陵太守蔣深之幼女。忽夢神人燎蒼楮若虬龍狀。強使吞之。自是辟穀。閒誦大洞諸仙經。復言上帝以我補花童。繼夢二童挈玉匣與之。所占如響。上元醮罷。語及死生之際。翌日坐蛻。先是有二鶴至。女子曰。此仙人之良驥也。至是復來。父母以爲不壽。淸逸居士潘興嗣延之、爲作長歌道其略云。蔣家女兒始笄齡。道與之貌天與形。自從一被虬龍驚。胸中落落明珠生。衆人任醉我獨醒。恍然忘味聞韶英。又夢二童攜玉匣。置之懷袖心轉靈。又云。玉皇有詔補花童。爲仗東風齊著力云云。

呂先生字元圭

世所傳呂先生詩。黃鶴樓邊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淸風明月知。此呂先生非

洞賓。乃名元圭者也。其詩元題于石照亭窗上。仍記歲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日。當元豐間。喻陟爲湖北提刑。題詩其後云。黃鶴樓邊橫笛吹。石亭窗上更題詩。人世不識還歸去。江水雲山空渺瀰。或曰。元圭乃先生之別字也。

安濟夫人廟

本朝開寶中。眞州有漁者釣得一木。刻婦人。背刻丁氏二字。既歸。神事之。輒有靈驗。立廟江上。舟過其下者。必祠而後濟。州爲保奏。封安濟夫人。廟在長蘆崇福禪院之西。

中宵牛語

沈遼叔達言。嘉祐中。其兄文通自越移杭。所經諸堰。皆集牛以運舟。是時方夏暑。監官堰上露宿以俟之。夜久人靜。或聞以行相呼云。今吾輩有何生活。或答曰。明日沈幾兒子過來赴任杭州也。又云。沈幾早有子知杭州乎。歎息不已。使臣者審其聲甚雄重。非人聲。又深夜野次更無外人。其言氣非俗流。因熟察之。乃堰上數牛也。張芸叟聞其事而言曰。既以行呼。豈非沈之親朋者邪。又云因果之說。凡祿厚而無功澤於民者。死卽轉生爲象牛駝馬。復以大力償衆生爾。然事關幽顯。理未可知。假或可知。其中宵牛語之事。亦可知矣。

道民種茴香

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一道民怒目立于前。靈素問爾何能。道民曰。無所能。靈素曰。爾無所能。何以在此。

道民曰。先生無所不能。何以在此。徽宗異之。宣問實有何能。道民對曰。臣能生養萬物。遂下道院取可以佈種者。得茴香一掬。命道民種于艮嶽之趾。仍遣禁衞監宿于道院中。是夜三鼓。失所在。翌日。視嶽趾茴香已成林矣。

柴先生獲太乙眞君筆

柴文元。本綿州彰明縣弓手。沿幹山樊覩一鷹。帶綠縧胸絆於林間。柴喜其俊異。又疑豪子所蓄。遂取以歸。道遇少年就索。柴卽與之。少年愧謝。傳以符術。授丹筆一枝。曰。遇人疾戾。當書符以救之。柴歸縣。不喜執役。遂竄迹西蜀。遊荆渚。每書符以治疾。亦時得金以助行橐。後遊太華。見陳希夷。問子何處得太乙眞君筆乎。方知所遇乃太乙洞主。柴卽求披戴。住閬鄉縣觀中。眞宗西祀回。召對賜坐。問以無爲之要。賜茶藥束帛。時已百餘歲。善服氣。能長嘯。精彩如中年人。觀卽唐軒遊宮。有明皇詩及所書道德經二碑。眞宗作詩賜之。改賜祥符觀額。邑人至今呼爲柴先生觀。

馮季周朱僕射

洪州豐城寶氣亭側居民、數夕聞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翌日。新虔州守馮季周殿撰泊舟亭下。朱秀溺死。時建業三年八月四日也。

證因大師

婁道者。漣水人。生有奇相。右手中指凡七節。父母異之。令出家依文殊院。卽院之隅雙檜間、一席當空爲

棲隱地。強名曰藥師庵。其實無屋廬也。蓬首裸身。不問寒暑。雖積雨雪。宛轉泥淖閒。所藉席。非甚敗不輒易。隆冬則臥雪浴冰。盛夏或擁毳附火。傍有物若虺狀。動止與俱。逮師示滅。亦不復見。庵絕人迹。蕪穢不治。有顏翁者。日來掃除。師亦聽焉。獨庵旁十步。禁不聽治。每事已告去。師必指一磚謂曰。下有錢可取。翁發磚輒得之。日易其處。止五十文。他日。覬其多也。兩手掬之。其數自若也。師既絕物。願見者足纔踵門。輒謾罵。疏其隱諱。皆探其不聞于人者發之。無不慙退。雖不得見。恥心且格矣。有民婦贄幣求見。師厲聲曰。若事姑不謹。何見我爲。不用汝物也。可抱柱著。婦意其使之聽命也。既及柱。則旋柱疾走。若有牽制。足不得輟。自晨達午不解。鄰人祈師師曰。今縱汝去。鄰人曰。是嘗苦其姑推磨。殆坐此乎。久之。名聞京師。太宗召見。賜以偈焉。加禮遣還。祥符中。章聖復召。館于開寶寺造塔道者院。與石頭道者同對。上用明皇飲張果故事。賜酒。師引飲無難色。侍者下咽輒仆。師摩其頂。擊以三掌。平愈如故。上益異焉。昭陵爲皇子。師撫之曰。他日爲四十二年太平天子。復命宮中同粧服畢。出修敬。師閉目端坐。閱數十人。內至一人。遽起曰。願善待此人。他日爲陛下作得家主。乃章獻明肅太后也。既辭歸。上賜兩偈並金器等物。師復有一目生于掌中。不以示人。爲二聖親覽焉。淮楚多水患。而漣泗尤被其酷。泗鍾淮汴下流二川。率衆水而東至泗。蓋千里而合。復道漣而入于海。納潮吐潦。漣當其咽。師之未滅與滅之後。屢顯功力以禦水災。漣人尤德之。議者謂僧伽居泗以制潦水之衝。師居漣以禦潮波之害。非偶然也。師法號證因大師。

前輩猿蛇之精

偶讀臧榮緒晉書稱郭璞有人見其睡形變鼉云是鼉精也予乃知前輩張乖崖浴爲猿蔡君謨睡爲蛇其說不誣也

節婦

建炎四年五月楊勍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邨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汚遂遇害橫屍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藉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卽溼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卽復見覆以他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范旺事略同但范現迹街磚而此現于土上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邨去劒浦縣治二十里

許叔微夢

眞州人許叔微父以能醫稱叔微未第時其父夢人以偈語贈之云藥餌陰功樓陳聞許殿上呼盧喝六得五初不悟其旨其後叔微以張九成牓中第六名遂以大學恩例陞第五名而上名乃陳祖言下名乃樓材方悟其事

廣德王開河爲豬形

廣德軍祠山廣德王名渤姓張本前漢吳興郡烏程縣橫山人始于本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迹役陰兵導通流欲抵廣德縣故東自長興荆溪疏鑿河瀆先時與夫人李氏密議爲期每餉至鳴鼓三聲而王卽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厥後因夫人遺飧于鼓乃爲烏啄王以爲鳴鼓而餉至洎王詣鼓壇乃知爲烏

所誤。遂巡夫人至鳴其鼓王以爲前所誤而不至。夫人遂詣興工之所。見王爲大豬。驅役陰兵。開鑿河瀆。王見夫人。變形未及。從此恥之。遂不與夫人相見。河瀆之功遂息。遯于廣德縣四五里橫山之頂。居民思之。立廟于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縣東二里而化。時人亦立其廟。由是歷漢五代以至本朝。水旱災沴。禱之無不應。都人以王故。呼豬而曰烏羊。

天齊仁聖帝五子

京東父老相傳。東嶽天齊仁聖帝有五子。惟第三子後唐封威權大將軍本朝封炳靈侯。哲宗元符二年六月。始詔四子。長爲祐靈侯。次爲惠靈侯。第四子爲靜鑒大師。第五子爲宣靈侯。南嶽司天昭聖帝。每春首。必換幞頭。須本郡通判換之。一換而正者歲必大熟。否則歲必大歉。

葉簡善卜筮

國初。刻人葉簡。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邨人失牛。卜之曰。所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千頭。乃鄰人邱甲爾。又有合貯橘子令占者。簡曰。圓如珠。赤如丹。倘能擘破分喫了。爭不慙愧洞庭山。又有以虫子令占者。簡曰。近來好裹束。各自競尖新。稱無二三兩。因何號一斤。又有以兩雞子令占者。簡曰。此物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他皆類此。

化金之木

韓待制子蒼言。青城山一道士。俾小師持鐵湯瓶出觀買酒。以待檀越。小師中道奏厠于林下。以瓶掛樹

端。瓶重木弱。爲風所搖。木葉揩磨。所著處皆成金色。徐以木葉再揩未至處。則表裏黃赤。既鍛以火。赴市貨之。得上金之價。自是識化金之木。因走四方。未始乏絕。年逾六十。不能去。寓滑州天慶觀。以老病不出幾十年。龍鍾爲甚。同觀道士平日固以物色疑之。其人欲傳其術而未有可付者。陰視觀前一老人以賣米爲業。不問歲之荒歉。一斗求息一文。意其爲行有常。或可以傳。一日招至酒肆。密告以欲傳之意。老人曰。某能是久矣。其人曰。未必然也。明日可過我共試之。詰旦。老者至。因扃戶而同觀。道士居鄰房者似有所聞。穴壁視之。見二人破一釜。各以火鍛。次下藥物。少閒。傾注于地。則赤金爛然。遽相把翫稱嘆。以爲世不可謂無人也。同觀道士數人駭其所爲。推壁而入。二人倉皇收拾不及。因之喧呶爭奪。卒壓死二人。衆道士竟因是坐獄。蓋天地寶貨。鬼神所祕。而二人輒私用之。宜於不免也。

貢士白夢

大觀間。鄉人王耕。被貢西上。入辟雍。白夢于二相祠。是夕。夢在一樓上顧視。賦詩曰。樓上虛懷待月時。寫景應難不賦詩。一天列宿坐中見。萬里青山雲外歸。明春耕以上舍二十八名釋褐。再任筠州司理。以旅櫬歸。豈雲外之應邪。

生有時死有地

龔侍郎。邵武人。布衣時在京師。以祖未葬就一道人課之。得詩云。烏軍山畔走紛紛。余分際上照一墳。但請涂樊二師下。兒孫朱紫入朝門。暨還家。家已葬祖訖。地名余分際。近烏軍山。乃涂樊二道士爲遷穴。信

乎諺曰生有時死有地也

燈焰高數尺

嘉祐八年豐城李君儀爲袁州軍事推官明年被臺符權知萍鄉縣事居數月一夕臥室中燈忽引焰高數尺如是者再三俄而得疾不起

觀音經

熙寧間駕部郎中徐師回記其所親官於河朔夜見司理院獄屋高處有光駭人明日而赦下州人怪之上尋光處得文字三十八其詞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法有緣佛法相因行念觀世音念念不離心念佛從心起有張氏子病目念此得瘥

銅板有天下太平字

治平四年三月汀州軍事解桐木爲板心有文成四字曰天下太平州將遣人詣闕獻之

竹杖化龍夢魚獲薦之祥

建昌軍南城悲猿驛東十里曰周壺進士許公岳家其間皇祐四年公岳被鄉薦覆試在南宮家人未知牓信夏四月公岳門前溪漲里人龔文遂見溪中有兩青竹雙合逆流而行文遂怪之沿岸隨而觀焉竹行不已可半里許文遂觀之已饜乃投一石擊之兩竹被擊忽化爲龍頭角巉然駭人文遂驚仆移時始蘇不知龍之所在周壺之人皆以爲公岳必登第然是歲乃不爲有司所取嘉祐三年公岳再預薦是秋

未考試以前。公岳夢至池上。顧見池中有七魚。而一魚最巨。公岳下捕之。志取最巨者。然捉搦不得。止得大魚中一最小者。公岳寤而歎焉。是時。閒歲開科場。建昌解額止七人。公岳名次第七。此最小魚之驗也。而陳光道第一。明年光道及第。此最巨魚之驗也。

五臺山僧知人

元豐中。光祿卿危拱辰爲進士。時遇五臺山僧。號稱知人。拱辰以前程問之。僧以手帕裹一大錢贈之曰。謹守終有所見。拱辰祕而俟之。其後登第。死于饒州鑄錢監。

晏元獻公楊侍郎夢

晏元獻公。晚年夢乘白馬渡長橋。中渡橋斷。白馬奔逸。公墮橋上。馬獨登天。俄而公薨。次年。公壻楊侍郎察夢與公對飲。七行而罷。楊公起視庭下奏樂人擁從。皆紙人也。寤而告其夫人。因曰。我必棄世。未幾果薨。

夢至虎頭洲

撫之臨川北郭二十里。有地名曰虎頭洲。郡人死不能葬者。必詣其所焚之。因颺骸灰于水中。治平元年。撫人李權夢親朋張樂送至洲上。甚不悅。告人曰。吾其死乎。俄而權被鄉薦。遂登第。調虔州司理。乃悟虎頭爲虔字。

伍生遇五通神

嘉祐中。臨川人伍十八者。以善裁紗帽入汴京。止於鄉相晏元獻宅前。爲肆以待售。一日至保康門。遇五少年趨氣毬。伍生素亦習此。卽從少年趨之。少年見伍生頗妙。相與酬酢不已。時日西四少年將去曰。大哥不歸乎。其一人曰。汝先去。吾與毬士飲酒耳。乃邀伍生上房家樓飲之。盡四角。問生本末甚詳。飲罷。取筆寫帖付生曰。持此于梳行郭家取十千錢與汝作業。生受之。繫衣帶間。少年又曰。夜久矣。汝勿歸。且隨我至吾家宿可也。伍生從之。至一處。引生於三室前。指一明亮者曰。汝臥此中。終夕勿出戶。雖有溲溺亦於壁隅也。又戒曰。愼勿窺此二室。將驚汝。生唯然。心疑其言。未曉輒起。推二室戶扉閱之。一室四壁皆釘婦人嬰兒甚衆。一室有囚無數。方拷掠號泣。生畏而退。復就臥室。俄聞宰相入朝傳呼聲。生不復寐。待旦而去。及天明。乃在保康門內西大石上。甚怪駭。顧視筆帖仍在。遂持詣郭家取錢。郭如數與之。生自是謀運稍遂。其後家于楚州。五少年、京師人謂五通神也。

神叱陳超與宰相同牀

王冀公微時。薄游臨川。寄食蔡爲政門館。天寒。冀公無被。夜中凍甚。竊入僕魁陳超被中睡定。超方夢有數人叱曰。宰相睡何得同牀邪。卽舁致戶外。超甚驚愕。不敢近冀公。乃取他被蓋之。自此謹待冀公。公有所乏。超盡力助之。公後貴顯。所以存問於超者甚至。超子亦舉進士。

夢人頭符狀元之瑞

熙寧二年。葉祖洽得國子學解。其兄著作佐郎誼知建昌軍南城縣。寄書與祖洽。託邑人免解進士傅翼

持之。翼夜夢人頭在篋中。夕夕如此。乃徙誼書於別篋。則又夢人頭在其中。到京納書於祖洽。然後無復此夢。明年祖洽狀元及第。

黃庠符取驢額大珠之祥

分寧黃滋嘗行山中。遇道士騎白驢。顧見滋。爲下鞍相語。將別。以所乘驢與滋。戒曰。善視之。汝自此有貴男子矣。滋受之。行數里。復追及。乃以手捺抉驢額。閒得大珠如拳而去。既而滋生子曰庠。穎悟異常。天聖中。應國學舉第一。明年南省復冠羣士。時俊聲滿四方。未殿試而屬疾。仁宗手自封藥賜之。有旨特展試期一日。以俟庠起。然竟淪殁。論者以爲取珠之祥。

虎嘯之祥金石臺文昌堰之讖

裴煜。臨川人。少時讀書于金谿縣疏山佛屋。嘗夜聞虎嘯于窗外。煜撫几大言曰。裴君終不貧賤乎。可吏三嘯也。言訖。虎復三嘯而去。慶厤六年。煜試禮部第一。熙寧初。煜知揚州。以老而死。郡人黃醞與煜故舊。常爲衆誦之曰。當煜在疏山間。以虎嘯事語人。人之不誚煜者鮮矣。白煜慶厤六年爲省魁。至紹興四年。汪華復爲禮部第一。然未有爲狀元者。撫州讖詞曰。金石臺高丞相出。文昌堰合狀元生。金石臺者。江口水中之洲也。其後潮沙積歲而高。故晏王相繼大拜。文昌堰近年水道稍狹而未合。狀元之出。計亦不遠矣。

盧多遜被謫李德裕謁之

盧相多遜南行過瓊州入萬安州界宿一山館時雨霽月色明徹盧徘徊月下久之就枕忽夢有人扣門曰知相國到此奉謁耳問何人曰唐宰相李德裕盧拒之曰彼此被罪且異代何面相見須臾聞月下長謠聲甚悲惋其略曰萬里孤魂歸未得春風腸斷洛陽城覺而惡之盧竟終于海南

袁天綱知牛產牝牡

袁天綱本蜀郡人隋末於閬州蟠龍山前築宅居之岐陽李淳風聞其名齎金自遠事以師禮一日二人郊行見一牛迹袁語淳風曰此雖牛迹能知其牝牡否淳風曰余安能知袁曰乃牡而有孕者又左目必傷當產一犢淳風尋問之皆然未幾產一犢淳風曰從學久矣未聞此術何也袁曰非術也牛之有孕左重牡也右重牝也吾視牛迹左足深必產牡也惟食右邊草必左目傷也淳風歎曰兄之術可及其智不可及也孟子謂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以袁之于李孟言益可信矣

能改齋漫錄拾遺

佚文

卷一事始

唐明皇爲三郎凡五事

一劉朝霞獻温泉賦云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二開元十一年置聖壽樂令諸女歌舞宜春院上親加策勵曰好好作莫辱三郎三明皇過華陰見嶽神迎謁老巫阿馬婆云三郎在道上四牛僧孺周秦行紀指明皇爲三郎五通鑑每宰相奏事睿宗輒問與三郎議否蘆浦筆記卷一

卷六事實

牛鳴盎中雉登木

東坡聽賢師琴詩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案管子凡聽宮如牛鳴窖中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故晉書亦云牛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錢氏鈔本載禁酒國條下

卷七事實

天洗兵

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故杜子美有洗兵馬行

錢本載婆娑集條下。

卷八沿襲

庭中花照眼

梁武帝春歌曰。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自限。乃悟杜子美詩花枝照眼句還成之句。錢本載未臘山梅樹樹花條下。按卷七事實類有花照眼一條。視此大意略同。惟少春心二句。

卷十七樂府

陳虛中守臨川作

陳虛中。崇寧間守臨川。爲詩曰。夫人在兮若冰雪。夫人去兮仙蹤滅。可惜如今學道人。羅裙帶上同心結。

洪覺範長短句

洪覺範嘗爲長短句。贈一女眞云。十指嫩抽新筍。纖纖工染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霓袖。最好洞天春曉。黃庭卷罷清幽。凡心無計奈閒愁。時撚梨花嗅。以上兩條。守山閣叢書本載卷十七作詞。以弔楊謝條下。

脫文

卷二事始

俗語踏跋　聚珍板本跋作跋。

補入爲韻語曰下。○案人足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聚珍版本誤足人。

增穀價

觀察使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其抑價坦曰宣歙補入盧坦爲宣歙下○案錢氏鈔本不缺

卷四辨誤

國璽

石閔殺公侯卿校萬餘人奔襄國而史言璽在襄國惟錢本殺字下多胡人二字補入而祗在襄國下○案

謹案是錄。據卷首提要稱。自元初以來。刋版久絕。此本乃明人從祕閣抄出。原闕首尾兩卷。焦竑家傳寫之本。遂以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爲二。以足其數。實非完帙云云。舊藏錢遵王述古堂寫本殘帙。所闕乃卷二及卷十七。與提要所載小異。此本卷二共九十則。卽割取卷一後半之文。至卷十七從何卷析出。惜錢本卷十已下全佚。莫可證明。守山閣叢書載有是錄。因合三本互勘。錢鈔本卷首多京鏜一序。卷六卷七事實類多二條。卷八沿襲類多一條。叢書本卷十七樂府類多二條。又據蘆浦筆記。采錄事始類一條。其有此本字句譌缺而錢鈔本叢書本不缺者。此本旣未便改刻。故別錄爲脫文。均依類排比。彙爲拾遺。而以京序補弁簡端。至叢書本雖祖四庫本。而較此本多二則者。以卷末錢熙祚跋尾考之。蓋曾據臨啸書屋刻本參校。故有所增補云。光緒甲午嘉平上澣。大興傅以禮節之謹識。

是錄舊刻第十一卷田承君記姚嗣宗詩條首脫六行。劉莘老和王定國雪中絕句條首衍六行。已據豐順丁氏所藏聚珍版原本校正改刻。此外如卷五飲羽條。墨子曰。宋景公使弓人爲弓云云。丁本墨子作門子。考墨子旣無此文。亦未見有書名門子者。守山閣本又作鬬子。究不知孰者爲是。卷六雲閣條玉戶金鋪云云二十七字。與上文不接。當係另是一條。卷九鏡湖條或陸贄之或。疑是唐字。又黃金瀨條有金牛出身奔壯云云。身字、現據錢抄本改聲字。而奔壯二字。仍恐有誤。卷十二高氏出太皇以有陰德之助條。標題太皇下應有太后字。條內高之門出太皇。爲天下母。太皇下亦應有太后二字。今已意爲增入矣。凡此諸條。

譌脫顯然。皆以無所依據。不敢輒爲改益。汲古閣書目載有是書抄本十六册。自注謂係從宋本抄出。原缺第二卷。焦弱侯藏本完全者。以第一卷後半僞作第二卷。當以此本爲正云云。據毛氏所言。與錢鈔本合。而此刻及守山閣本蓋皆與焦本同也。惟毛氏書目既不標明卷數。又不云尾卷亦缺。豈毛本僅佚第二卷邪。倘毛本尚在天壤間。他日有見之者。能爲補刻尾卷。并藉以校正譌脫。使成善本。庶乎大快耳。特并誌於此。以當息壤。光緒甲午嘉平。會稽孫星華子宣識。

後序

家君年十有五。隨伯父入上庠。間關險阻。復歸隱撫之崇仁。牧耕蘿山之陽。且十年矣。屬以所著。被遇上知。獲齒仕版。久之不得調。紹興癸酉。始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入玉牒所爲檢討官。未幾。以祖母憂去職。既免喪。而自放於舊隱。間謂復曰。予自少至壯。奔走四方。從賢士大夫遊。所得多矣。因循不省。既老且死。則無以傳也。俾復執筆記之。凡二千餘條。以類相從。疏爲十八卷。號能改齋漫錄。用藏於家。紹興二十七年十月一日。男復謹序。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能改齋漫錄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吳曾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宏 G一四三六上

（本書校對者殷師竹）